

# 英嘉姑娘

四幕劇

蘇聯安那托·葛黎保夫著  
芳信譯 世界書局印行

[

MG  
I 512.35  
44

英  
嘉  
姑  
娘

蘇聯安那托·葛黎保夫著

芳  
信譯

世界書局印行



3 2168 9942 1

## 『英嘉姑娘』英文本序言

安那托·葛黎保夫關於他的劇本英嘉姑娘的主題，說過下面的話：『蘇維埃的婦女：新時代婦女中的舊時代婦女和舊時代婦女中的新時代婦女。』它還附帶地論到一個集體的社會中的新的家庭問題，戀愛問題，日常家庭的生活問題。

葛黎保夫把一羣比例不相稱的保存着舊的革命前期的心理的婦女和具有新的蘇維埃的態度的婦女，通通安置在一個工廠裏和一個集團的住宅中。能幹的，理智的英嘉姑娘——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實際上可以和環繞她的男子相匹配的，甚至勝過男子的女子——和具有固執的懦弱的個性的格拉菲娜成爲對照。在一個極端的方面，有魏郎妮卡這樣的一個女性，她至少在外表上似乎犯着混亂的國內戰爭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種性的雜亂；在另一方面卻有娜絲狄亞那樣一個舊式的妻子，她仍舊忍受她的丈夫的那樣舊式的打罵，認爲這是她所必需遭受的命運。

這些婦女間的相互的關係以及她們對男人的關係，成爲一個真正人類的顯明的故事的內容，而這個故事的展開是以一個服裝工廠的五年計劃做背景的。全劇的高潮是在於格拉菲娜的轉變這一點上——她從家庭婦女解放出來，進而成爲一個獨立的女子。英嘉姑娘在本性方面和生理的需要方面都是不要孩子的。她差不多太「男性化」了，以致難以得到人家的同情，甚至連蘇維埃的同性的黨員也有這種感覺。格拉菲娜就是當她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以後，依然保存着那種活躍的天生的母性的本能，她是更近於著者以及蘇維埃所希望的那種理想的女子：有一種能力和男子相等而沒有犧牲她的女性所特有的性格的女子。

英嘉姑娘是在一九二八年寫成的，第一次的演出是在一九二九年的三月，於莫斯科的革命劇場舉行的。它在那個劇場裏曾經上演過二百五十次，現在還在全蘇聯各處地方普遍地上演着。這個劇本也在柏林的帕斯克托劇場，改名爲「戰線上的女子」這個劇名而被演出過。

葛黎保夫生於一八九九年，從十五歲起，就在一家報館裏充任校對而獨自謀生。在革命時期，他是一個赤衛隊的隊員，後來在共產黨，政府，工會，軍事機關，新聞界和外交界，擔任過負責的職務。但是逐漸地他集中他的精力於戲劇的園地方面，做劇作者和政治組織者的工作。他已經寫好了

十六個劇本，就中主要的有「柴麥克」、「生長」、「英嘉姑娘」、「力」、「黃金和靈魂。」他以前是蘇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戲劇組的第一任祕書；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的「無產階級劇壇」這個組織的負責者之一；現在他是國際革命戲劇協會主席團的主席之一。雖然他是一個富於寫作的作家，但是他在新俄羅斯的文藝生活——蘇維埃革命的「文藝戰線」——的組織方面，是最活動的份子之一。

查爾斯·馬拉繆西

## 人物

英嘉·黎賽 三十歲——一個高大而強壯，漂亮而能幹的女子，服裝清潔——一個共產黨的智識份子——服裝工廠底經理。

蒂米特 三十五歲——身體健康，漂亮，有神經質的和劇發性的舉止——一個共產黨的工人和工廠委員會底主席。

格拉菲娜 三十二歲——他的妻子——一個女裁縫——一個健全的農人的典型。

美娜 三十五歲——黑色而纖弱，神經質地好動——一個典型的俄羅斯人的激進的智識份子，爲了革命的關係，甚至看輕女性的虛榮——婦女部底組織者。

梭摩夫·格里哥萊 六十歲——纖弱而耐苦——一個古老的共產黨的工人——當地共產黨底書記。

萊柴霍夫·伊賴脫 四十歲——矮胖，體格強健，笨重的態度裏顯出莊嚴——自大——有

聳起的紅色的鬍髭，不合式的洋裝——一個共產黨的工人——工廠底副經理。

納孟瑟維狄西·羅曼 四十五歲——一個風雅的軍人紳士，對於女性的姿色具有賞鑑的

眼光——一個受過專科教育的工程師。

魏郎妮卡 三十五歲——他的妻子——一個姿色凋謝的女子，有濫用化妝品的嗜好。

波狄可夫·蘇芳 五十歲——他是矮胖的，壞癖氣的人——有蓬鬆的眉毛——一個受酒

精毒害者底紫色的球形的鼻子——一個老派的工人——女子服裝商店底工頭。

娜絲狄亞 四十歲——他的妻子，膽怯而和善。

撒維薛金 六十五歲——一個清潔的，剃光鬍髭的老工人。

工廠的男女工人們。

### 地點

蘇聯共和國底一個較大的工業的城市。

### 時間

第一個五年計劃底年代。

# 第一幕

## 第一景

（這個大服裝工廠底俱樂部的房間是用方形旗，長方形旗，傳單裝飾着；列寧和斯達林底肖像，每人一張，並排地掛在後面牆上的當中。一張傳單上顯出一幅模範的驅蠅圖——有十二幅畫；另一張寫出「二加二等於五：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紅色的長方形旗有白色的字：「爲社會主義的競賽鬪爭！」）「每個工廠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底一個堡壘！」「爲突擊隊員們開路！」還有一面大旗上寫着：「打倒騎牆派——機會主義者——左右傾份子！」「爲在我們的國內建設社會主義而鬪爭！爲黨底一致的路線而鬪爭！列寧的最優秀的學生——斯達林同志萬歲！」

在右門底上半部的無光線的玻璃上，顯出用黑色寫的，反轉的俄羅斯字體的「俱樂部」三



個字；另一扇左門通到食物販賣部；兩扇巨大的中門是在列寧和斯達林底肖像下，就在後面，有一個小講台，差不多靠近左邊。在講台上有一張桌子和三張椅子。在講台的前面，有好幾排椅子，坐着一羣工廠的工人。在主席的桌子前，坐着主席梭摩夫，在他傍邊，有一個做記錄的女工人。在工廠的工人底聽衆中，有萊柴霍夫和撒維薛金。英嘉站在講台上，當她結束關於工廠底情形的報告時，她在收集着她的記錄和統計表。）

英嘉 同志們，讓我提醒你們：我的報告底枯燥的數字，包含得有在我們自己的小小的地段內，爲社會主義而鬪爭的血汗。這個週年的報告表示一年十二個月的，三百六十五日的無情的鬪爭——無日無夜的，無時無刻的鬪爭。每個工人，每個黨員，每個部門的活動份子，我們裏邊的每一個人，都出了他的力。我們好像一個單位似地——一個集體似地——爲更大的勞動的效能，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底標準，爲紀律，爲品質，爲社會主義者的生活底一個具體的方法而鬪爭。這些數字不僅是一個會計師的報告底枯燥的數字——也不是要說出分佈到全國去的我們的工廠底已告完成的出品。第一，這個報告所講起的是人。尤其，它和人類有關係——在我們每天的鬪爭中，我們從多數對我們是極不相干的，古老的廢物裏邊，創造出那個嶄新的社會主

義的人類。自由的社會主義者的勞動底這齣戲是經我們，我們的黨，我們的各個組織，把它提高的，把它表現的，把它造成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所完成的工作裏邊的重要的事情！這就是在將來我們必要集中力量去做的事情（鼓掌）。

萊柴霍夫（從席上） 庸俗的理想主義！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這個演講一點沒有意思（廳裏紛亂起來）。

英嘉 萊柴霍夫同志，關於你，我已經說得很夠了。你才是我們還有的許多老年人當中，許多留學生當中的一個最出色的榜樣。

萊柴霍夫（散髮地，氣憤地，在講台上跳起） 我們當中你怎麼樣？經理同志，你怎麼樣？

英嘉（把她的簡陋的皮靴拍聲一響地關起並且正要離開講台） 我並不把我自己當作一個模範。我正和另外的每個人一樣，有同樣的缺點。

萊柴霍夫 那麼你大驚小怪做什麼？告訴我為什麼你要當着每個人的面，來出我一個黨員，一個負責的同志的醜呢？你想我是什麼人？比褚夏克……一個小丑嗎？我以為，你簡直什麼事情都非責備人家不可，那麼你就好把一切的過失推到我的身上來——把我當猴子耍！

（主席搖鈴維持秩序。萊柴霍夫沒有注意到。梭摩夫走近他並且把鈴靠近他的耳朵搖。）

梭摩夫 萊柴霍夫同志，我並沒有給你登台說話的權利。況且在公開的會議裏邊用這樣一種腔調對黨同志說話，這是不可以饒恕的！你怕很知道這件事情罷！（萊柴霍夫突然地停住。）

英嘉 我說起你的缺點，就因為這些缺點在價值方面白花了我們七千個盧布。而且，這是每個人的事情，萊柴霍夫同志，這不是一件個人的事體，而是一件和公共有關的事體。

撒維薛金（因為他是在廳後，所以沒有看見他本人；但是他高聲地在舞台外邊叫喊）格里哥

梭摩夫同志！

梭摩夫（向聲音來的方面看着）那是誰？你先頭應該說話。討論已經完結了。（全場的紛亂繼續着。）

撒維薛金（仍然人不在場，但是他的聲音更高，當他正在走近來時）我有幾句話要說。我可以說嗎？

梭摩夫（向後叫）可是我們已經得到結論了。（他的聲音在嘈雜的聲音裏邊消失了）行，行，撒維薛金同志要到台上來說一件私人的事情。

（氣憤的梭摩夫走近椅子，不斷地搖鈴直到羣衆平靜而且他坐下來。英嘉繼續站在台上；萊柴霍夫也這樣。撒維薛金，這老練的工人，興奮得很，當他升上講台時，對萊柴霍夫投出憤怒的眼光。）

撒維薛金 我要說的不是是一件私人的事體，而是一件公共的事體！誰去管私人的事體？私人的事體引不起我們的注意，除非這個事情與我們全體有關。（轉對主席，）梭摩夫同志，我所要說的是這樣的話：工人階級能夠批評的——這就是說，我們，非黨員……（羣衆鼓掌並且向後叫喊。）不要鼓掌！也許明天我自己也是一個黨員！（鼓掌。）總之，我要這樣說這句話，萊柴霍夫同志：如果你受不了這一點兒批評，如果真理使你頭痛而且叫你出汗，那麼，親愛的同志，爲什麼你不回到我們派你到那兒找機器去的德國去呢？而且你能長期地就在那兒（哄笑，鼓掌。）在那兒你可以爲你自己找到真正的同伴——各種社會的民主黨員！他們會很有禮貌地和你談話，而且你也可以和他們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至於講到我們，萊柴霍夫同志，你別想法子把我們騙去犯那些過失。我們犯這樣的過失已經犯得可夠了。所以，如果你要和我們一塊，你可不用耀武揚威，就是當大衆爲你自己的好處批評你的時候，也得請你留心！（鼓掌。）

英嘉 不錯，撒維薛金！好極了！

（鼓掌，萊柴霍夫望到撒維薛金，看到英嘉，看到羣衆，並且突然地說話。）

萊柴霍夫 哦，你們全給我……用這樣的自我批評……

（萊柴霍夫跑出全體興奮。）

（幕落）

## 第二景

（俱樂部食物販賣部。牆上有標語。幾張小桌子和椅子，一把大的俄國茶炊，三明治，點心，果子，糖果，香煙。在櫃台後的女子正在讀書，她給吵得煩燥。萊柴霍夫興奮地跑進來，揩去他的額角上的汗。）

萊柴霍夫 咄，她當然給我過不去，多厲害！有一個女人和你作對——那就是英嘉！她像一條螞蟥似地黏在我的身上！（揩拭他的前額。）所以我又得到外國去！我活該！

（納孟瑟維狄西登場。）

納孟瑟維狄西 伊賴脫，你還沒有平靜下去嗎？

萊柴霍夫 你說『平靜下去』是什麼意思？當她在整個的工廠面前把我當猴子般耍的時候嗎？

『平靜下去』——你這是什麼意思？

納孟瑟維狄西 喂，放冷靜些！你要不要喝點兒蘇打水——或是喝點兒茶嗎？

萊柴霍夫（以同樣憤怒的聲調——對食物販賣處的女子） 給我一個臘腸三明治。（走近桌

子去。）平靜下去！

納孟瑟維狄西（把他的茶和三明治放在桌子上） 可是這怪誰呢？為什麼你把不對的東西買

回來？我們把那些機器怎麼辦？（兩個人都坐下。）我們就用不着它們。你希望我們把它們丟掉嗎？

萊柴霍夫 羅曼，我的朋友，倒不是這個問題。我承認這個事情。這是我的錯誤。但是請告訴我這與

我的絲襪衣有什麼關係？對啦，這與我在漢堡渴醉了酒有什麼關係？爲什麼他們把這樣的事情

也拖到裏邊去呢？（野蠻地咬三明治。）我在那兒做過幾件事情……對啦……（狼吞虎食地

吞着。）在生理學方面講……但是把這樣的事情拖到生產的會議上來（拍桌子致使茶潑出）

我是一個負責的黨員。助理經理……在整個的工廠面前把我當猴子耍！這簡直是開玩笑！

納孟瑟維狄西（靜靜地笑而且呷着他的茶）起生理化學作用！到處，不問那裏——都起生理

化學作用！

萊柴霍夫（不懂得這個暗語而裝作懂得）哈哈！你瞧……我的親愛的朋友，什麼事我都明白！

事情就是這麼的：把我踢出去而把蒂米特補我的缺！在外面看起來，是否他還是我，好像沒有

關係。是的，我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總是老實的。這兒——（拍拍他自己）褲子，褂子，背心

——全在這兒！但是你瞧，他裝模作樣。

納孟瑟維狄西（咀嚼着他的三明治）正是剛才我所說的——起生理化學作用！

（蒂米特很快地從左邊登場，到俱樂部的房間去。他挾着信件和公文。）

蒂米特（停住一回）你剛才到底出了事情了罷。

萊柴霍夫 我們再瞧你所要出的事情！下一個就是你！

蒂米特 他們能把我怎麼樣？我沒有在國外墮落。我沒有犯右傾的嫌疑，而且（諷刺地）我不是

一個「商人」！

萊柴霍夫（從桌子前站起） 你以為你在同誰說話？當心！你以為就因為你是工廠委員會底主席，你就能說你所愛說的話嗎？你當心！我不是英嘉。（兇殘地走近蒂米特。）我和你將來總是會衝突起來的……

蒂米特 這與英嘉有什麼關係？

萊柴霍夫 就是這麼的。

納孟瑟維狄西 同志們，不要感情用事！

蒂米特 不成！（對萊柴霍夫。）你已經把一件事情開頭了——那麼你得把它做完。剛才你說什麼？

萊柴霍夫 說工廠委員會底主席和經理部之間的親熱……明白嗎？

蒂米特 萊柴霍夫同志，你說這樣的話，我要……

萊柴霍夫 怎麼啦？怎麼啦？我說——這樣的話，你預備把我怎麼辦？怎麼辦？

蒂米特 你就想不到我會用厲害的手段對付你，你想得到嗎？真的，我可要盡力地打擊你一下……

（英嘉從右邊登場。）



英嘉 吵些什麼？（一致紛亂。）什麼事發生了？

萊柴霍夫 我們要瞧一瞧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要給你看一看我是怎樣的一個機會主義者！

（朝左邊退。）

英嘉 蒂米特，什麼事？

納孟瑟維狄亞 就像在西班牙似的！你也許以為我們的氣候變了！像這樣地感情用事，以前從來

就沒有試過。

（他用眼角看蒂米特，走到一邊去，坐下，並且繼續喝他的茶。）

蒂米特 哦，英嘉，滾他媽的蛋！

英嘉 你有報告嗎？

蒂米特 我有一刻兒工夫，我非得看你一刻兒工夫不可。（他領她走向腳光去。）

英嘉 喂，什麼事？快點！

蒂米特（羨慕着她） 我愛你——就是這個事情。

英嘉（利銳地） 蒂米特簡直是討厭！現在既不是這樣的時候，而又不是這樣的地點。

蒂米特 喂，別動氣。（制止她。）只一秒鐘……今兒……你好像是燄火！一支流星！你記得打仗的時候的燄火嗎？……魔鬼知道像什麼！

英嘉 蒂米特，你這樣拖泥帶水，我可受不了！他們正在投票。讓我走！

（她突然脫開他正想要去親吻的她的那隻手。坐在不遠的納孟瑟維狄西和從左邊再上場的萊柴霍夫都看到這個情景。英嘉跑到右邊——到俱樂部的房間去。蒂米特跟住她。）

萊柴霍夫 羅曼，你看見了嗎？你看見了嗎？你瞧……甚至不許讓我喝酒！可是女經理和工廠委員會底主席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講愛情！你以為這是公平的嗎？

納孟瑟維狄西 喂，你能怎麼樣呢？生理學上底不可和解的法則。你們馬克斯主義者不賞識弗洛德。嚴格地說，如果你客觀地看一看這種事情，統治這個世界的是你們的馬克斯嗎？

萊柴霍夫 你這是什麼意思？

納孟瑟維狄西 弗洛德，朋友，弗洛德沒有階級，可是有性慾！

萊柴霍夫 滾你這個資產階級的傾向的蛋！他們叫一個女人來管理我們——這就所以是弗洛德統治這個世界的緣故！

(幕落)

第三景

(工廠的議事室。一個集會剛才散。男女工人們團團地擠住那張大的委員的桌子，它是爲一張紅布所蓋住。仍然握住鈴的梭摩夫是在一組人中間。撒維薛金，波狄可夫，和美娜也在人羣中。)

波狄可夫(興奮地表示) 格里哥萊，不行不行！叫一個女人做突擊隊的首領……喂……這件事情這麼辦是不對的！

梭摩夫 你爲什麼反對？她不知道她的職務嗎？還是她簡直不是一個人類？

撒維薛金 聽！聽！……

波狄可夫 我怎麼說呢？……(陰沉地)當然，我不是這兒的老闆。工廠是你的；你是負責的人。不過，就一個工頭說，我要從經驗裏說一句話：一個女人是一個女人，而且一切她的想頭——我怎麼說好呢？——都是向後轉的！

梭摩夫 你這亞細亞人這反動份子（對美娜）你看到這個嗎？（指住波狄可夫）我的朋友們，這是一堵石牆，……想法子打破它！

美娜 老朋友，別擔心！我們會把它打破的！我們不會放鬆他！不像今兒這樣。我們真要叫他吃一吃苦。

波狄可夫 什麼意思？

美娜 意思是你打你的老婆。

撒維薛金 對啦！

波狄可夫 怎麼樣？我不能打我自己的老婆嗎？如果你讓一個女人走她自己的路，那麼你自己也要變成一個女人了。

梭摩夫 你才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人物！一個十足的反動份子！

美娜 我要組織一個審判庭，把他做一個榜樣。

波狄可夫 一個審判庭？爲什麼要一個審判庭？

梭摩夫 因爲你使我們整個的工廠腐化，就像嘴裏邊的一顆壞牙齒似的。你在爛得發臭了。

波狄可夫 哦，走開！

（波狄可夫轉身；梭摩夫拉他回來。當他們對看時，有一個停頓。）

梭摩夫 怎麼啦？

波狄可夫 怎麼啦——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把女人全放在工廠裏頭。差不多的人就不能夠生活！

我會到莫斯科去！那麼你可以找到一個穿一條裙子的工頭！

撒維薛金 如果你的行動這樣，我們可要把你趕出去！

波狄可夫 所以我就會有這樣的行動。

撒維薛金 我們要把你趕出去！

梭摩夫 蘇芳，就是我也忍受不住。照我說，像你這樣的一個人——一個恨女人的——你就是這

樣的一個人——就像一個恨猶太人的人一樣壞……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在我們裏邊，最早就

應當給踢出去，我要消滅你心裏的這些念頭！

波狄可夫 哦，你們全給我到……

美娜 波狄可夫同志，請你別罵人！

（萊柴霍夫登場。波狄可夫厭惡地揮他的手，而且轉對住進來的萊柴霍夫。梭摩夫爲人羣包圍住使他的也看不見了。）

波狄可夫 喂，伊賴脫，他們真叫我們夠受了好像在整個的工廠裏頭，我們是出名的反革命派似的哦——嘴——嘴！我恐怕，天知道！（他走出去。）

（萊柴霍夫聳肩。他厭惡得不願說話。人羣現在退開了，並且顯出梭摩夫的那組人來。）

撒維薛金 喂，格里哥萊，現在的速度怎麼樣了？

年長的女工 我們要有託兒所嗎？

女少共 梭摩夫同志，分局怎麼樣！

梭摩夫（掩住他的耳朵） 哦，你們……這些喜雀（惶惑地微笑。）我不明白這麼一回事（對

少共。）我說，青年，明兒早上你們來看我，怎麼樣？我的腦袋現在像一口鍋那麼樣大！我的天呀！

∴（工人們同情地微笑。）到底，我六十歲了！整天的奔走……就好像我騎在一架機器腳踏車

上面似的！晚上還有事情。（拉住年老的女工的肩膀。）好朋友，我們要把我們所能做的事情都

做好。我們要把一切的事情都說到——要把一切的事情解釋四十次……（當工人們走時，他

們說着話而且做着姿勢走去。望着萊柴霍夫的梭摩夫，走近萊柴霍夫而且領他到脚光前去。）  
伊賴脫，我一定要告訴你……對於這樣一種行爲，他們應當寫一封嚴格的責備書到你的黨部裏頭去。你自己當然分別得出在開大會的時候挑起這樣的亂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萊柴霍夫 我很抱歉。可是你把我當你一個小丑嗎？我沒有在工廠裏頭苦做二十六年嗎？我沒有背過四年槍嗎？沒有像別人一樣，譬如……

梭摩夫 我全知道……我知道你的記錄……怎麼樣？

萊柴霍夫 就是這樣：我自己到監督委員會去。我不原諒我自己——可是我也要告發他們！

梭摩夫 你說的「他們」是指誰？

萊柴霍夫 誰？那些腐敗的知識份子！我不答應每個……女人……把我當猴子耍！

梭摩夫 可是你知道我預備把什麼告訴你嗎？你自己就在腐敗了。是的！你得知道我不要再在我的集團裏頭聽到這樣的說話！

萊柴霍夫 這樣！原來是這樣！封住我的嘴！也許你甚至把一個右傾份子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  
梭摩夫 用不着加這個罪名你已經有了。你一定要從英嘉那裏學習，而且不要和她搗亂。英嘉是

一個工人。我自己時常和她吵。她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她時時擔任下來的事情多，而實行做到的事情少。那麼我非阻止她不可。但是她是一個大衆的工人——一個革命家。你瞧她把這個工廠弄得那麼忙！她多麼把羣衆鼓動起來！嚶？我的朋友，這不是口說的。堅心坦白！知識！這些東西她全有！所以我們應當尊重她！

萊柴霍夫 是的，當然……有的事情，她也許做不好，可是她自然能够把許多事情煽動起來……但是她對我太厲害了！

(幕落)

#### 第四景

(工廠經理的辦公室。一張寫字台。在台子上，在其他的物件中，一隻樸素的小花瓶裏插有幾朵花，在牆上有在計劃中的新建建築物底建築的設計，新服裝的素描，藍色的圖樣和圖表。

英嘉登場，有幾個男女工人，納孟瑟維狄西，美娜，蒂米特和撒維薛金跟她。梭摩夫和萊柴霍夫遲登場。)



少年婦女共產黨員 黎賽同志，那麼你會擁護我們罷？

英嘉 姑娘們，做下去！動起手來。少共先鋒隊首先引起我們的注意。美娜，你別忘記把這個記在壁報上。我會把這件事情夾在明天的命令裏。

美娜 你可以靠託壁報的。

（少共們把英嘉圍住而且把她擠到背景裏邊去。她和他們談話。）

撒維辭金 黎賽同志，我們就鬧光線的麻煩。如果我們有光線的話，那情形又不同了。

英嘉 在這個星期當中，我們會在後牆上面開起窗子來。你們就有光線了！

年長的女工 別忘記託兒所。

英嘉 在第三班人去工作以前，我們就會有託兒所。你們相信我的說話好了。

年青的女工 可是煙怎麼樣？這真可怕極了！

英嘉（很快地，對蒂米特） 工廠委員會底主席，這件事情怎麼樣？

蒂米特（紛亂起來，因為大家的眼光全轉到他的身上） 我已經對你報告過了……你不記得

嗎……勞工的保護嗎？

(在人羣中有人暗笑。有一個輕微的紛亂。)

英嘉 哦是的！羅曼，你一定要趕快辦好。

納孟瑟維狄西 行。

(納孟瑟維狄西記在他的記事簿裏。工人們成組成隊地出去。梭摩夫和英嘉談話。他們說的話聽不出直到梭摩夫叫出聲來。)

梭摩夫 一定，一定！……你知道，這比新的體裁更要緊。(他對住牆上的素描急伸出他的頭去。)

英嘉 又是體裁嗎？老朋友，我想你落後了！在政治經濟方面，你領導我們，可是在美術方面你是不行的！

梭摩夫 美術是最要緊的嗎？

英嘉 沒有人這麼說。最要緊的是勞動底新方式：突擊隊，社會主義的競賽，大眾參加工廠的發展

……

梭摩夫 還有嗎？

英嘉 最要緊的是——我們的建築，在七個月當中，我們就會搬到它們裏面去……滿是光線……

……衛生設備……近代的機器……（指住建築的素描）

梭摩夫 不錯！

英嘉 最要緊的是——生產多……更便宜……而且質料又好……

梭摩夫 又是一個不錯！這正是我所……

英嘉 所謂更好——這意思是說不僅更堅固，而且也更美麗。用新方法造得更美麗。這正是不僅改造生產底方法的時候，而且也是改造我們所產生的貨物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藝術介紹到生產品裏邊去。這個問題須要我們的注意。我們的大眾是在長成起來。我們足有力量對付這個問題。

美娜（微笑，譏刺地） 這是趣味高尚的五年計劃嗎？

英嘉 爲什麼不是這是實在的！

蒂米特 英嘉，不錯！握一握手！他伸出他的手來，但是她忙得來不及回答。）

英嘉 爲什麼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我們尋求新的方法，而在日常的生活裏頭我們一定要不可避免地模倣歐洲呢？爲什麼我們怕說我們的生活應當比他們的更好——更有理性，更美麗呢？

當我們招請一個藝術家的時候，爲什麼我們應該只照到歐洲的標準呢？當我們能够以同樣的價目產生比較要好得多的蘇維埃的標準的時候，爲什麼我們只照到歐洲人的標準？我們會因這樣的緣故而失掉什麼呢？

萊柴霍夫（譏笑地） 哦，當然！只有傻瓜才在歐洲生活！他們思前想後，可是他們就沒有想出一樣東西來！

美娜 你這歐洲人，你最好還是不要說到歐洲罷。

萊柴霍夫 我在這兒不是，在那兒不成，那麼到底要我怎麼呢？現在這句話是我說的：你們有了褲子，褂子，背心……噲，你們把這些衣服穿起來呀，你們發了瘋！只一味地去關心機器。

英嘉 要像你那樣嗎？

納孟瑟維狄西 對啦，英嘉，我們把伊賴脫帶回來的那些機器怎麼辦？

英嘉 我們能怎麼辦？把這筆買機器白花的錢，在他的個人的賬上，我們把它扣清！

納孟瑟維狄西 很好。

萊柴霍夫 我的個人的賬上，你這是什麼意思？

英嘉 這很簡單。你將來少喝點酒，少花點錢。到五年計劃完結的時候，你可以把這筆賬付清。

萊柴霍夫 黎賽同志，讓我告訴你幾句話。如果你要做一個傻瓜，你自己可以做一個的，可是不要另外去犧牲別人！

英嘉 在職務方面講，我就從來不做一個傻瓜。你會在明天的命令裏頭看到它。

萊柴霍夫 你真這麼辦嗎？

英嘉 不，我開玩笑。（利銳地。）你以為你能白花錢而政府會承認這筆款子嗎？

萊柴霍夫 原來這就是你的目的……原來就是這樣的！你要污辱我——結果我！你的意思真想

這麼做嗎？可是你，格里哥萊，黨部的一個領袖，你袒護她嗎……嚶，你默認了嗎？

梭摩夫 我想她是對的。

萊柴霍夫 對的嗎？她是給派到這兒來建設工廠的，做真正的工作的，可是她……這算是對的嗎？

……

英嘉 什麼？

萊柴霍夫 她……她……把鮮花到處撒。

梭摩夫 什麼胡說！

美娜 他的說話另外還有意思，可是他怕。

萊柴霍夫 怕？那麼我要公開地說了！和年青的小夥子站在黑暗的基角裏頭講戀愛就是這麼一

回事！蒂米特跳到他面前去。英嘉驚惶失措。我親眼看見嘍，這是對的嗎？

英嘉 同誰？……在那兒？……你敢！

蒂米特 格里哥萊！老實說……

梭摩夫 滾開！別混到這裏邊來！

蒂米特 別混到這裏邊來，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含血噴人，而我……

英嘉 萊米特，這與你有什麼關係？我不需要什麼人的保護。我會當心我自己的。

萊柴霍夫（向蒂米特表示得意） 他回答得不錯！他現出了他的原形了。

蒂米特 萊柴霍夫同志，想一想你在說什麼！

萊柴霍夫 你可別教訓我想什麼！（他們靠緊。）

梭摩夫 夠了！（跑近他們，手裏拿着鈴。）這不是一個解決私人的事件的地方！你們不可以在這

兒打！（隔開他們。）到你們自己的地方去！我明兒親自會把這件事情解決的行了！

英嘉 不成，我不要就這樣算了。（走近萊柴霍夫。）伊賴脫，你知道你說了什麼？我要你用事實來證明你所說的——不然你對毀謗得負責任——你聽見嗎？——我要求你向監察委員會提起一個正式的訴訟。然後我們看誰是對的。我們到那兒去討論罷。

萊柴霍夫 哦，好，你是一個有趣的人！我用一個簡單的態度，用一個無產階級的態度對你說……

英嘉 你只要回答一個問題：你向監察委員會提出一個控訴？

萊柴霍夫 別麻煩我！

英嘉 伊賴脫，你別想法子擺脫它！我正在問你。

萊柴霍夫 爲什麼我要提起控訴？爲什麼向監察委員會提起控訴？

英嘉 呀，你不敢！你怕這意思是說你撒謊！

萊柴霍夫 讓我去罷！

蒂米特 不行，你說！

梭摩夫 伊賴脫，這不是辦法，這不是辦法！

萊柴霍夫 是的，也許是我錯了。也許不是你……哦，你們都去……天爺呀！爲什麼你們不讓我一個人去呢？你知道我的神經衰弱！（走近門口去）

美娜 哦，你這……『忙人』

梭摩夫 伊賴脫！你上那兒去？你鬧出事情來，然後你跑開！慢着！我們正在對你說話。（衝到他後面去。）

美娜 事情當然是假的！同志們，現在讓我們回家去……我們把它拖得太長了。我晚上還得寫壁報哦！（伸直。）英嘉，讓我們回家去！

（英嘉不回答她，走到傍邊去。顯然地，她很難壓低爲意料不到的情景所引起的沮喪的心境。）

（美娜跟住她。）

美娜 喂，什麼事情爲什麼你悶悶不樂？

英嘉 爲什麼他們不用同樣的方法看待男人？男人什麼事情都可以做，但是至於我們……他們老把我們放在放大鏡下面（昂起她的頭來。）哦，滾它的蛋！讓我們走！

納孟瑟維狄西 英嘉，只一忽兒……這些公文還得簽一簽字！因爲明兒早上……



蒂米特（對英嘉） 你就走嗎？

英嘉（對蒂米特） 我有點兒要緊的事情得對你說。你別走開。

美娜 那麼，好罷，我走了！

蒂米特（對英嘉） 我回頭看你。（同美娜一塊走。）

納孟瑟維狄西 喂，喂……伊賴脫！我料不到你會發這樣大的脾氣。

英嘉 你有什麼事要看我嗎？

納孟瑟維狄西 但是，哦，英嘉，你使我大吃一驚，你是不可模倣的人！這樣地截斷他的說話。

英嘉 羅曼，我的頭痛極了……你有什麼要我做嗎？

納孟瑟維狄西（談諧地） 但願我能告訴你！我簡直——我怎麼說呢……（他熱烈地熟視她

的面孔。）在我看起來，你好像……一扇窗戶向着一所美麗的，芬芳的花園開着……

英嘉 納孟瑟維狄西同志，你不曾留心到，當工程師的詩興來的時候他們做的詩老是濫調的和

可笑的嗎？

納孟瑟維狄西（面紅） 你這樣想？

英嘉 我這樣想。而且我熱切地懇求你：讓我們保持事業底範圍。這對於我們兩個人都好。

納孟瑟維狄西 你真叫人怕！老實說，在這樣一個烏煙瘴氣的日子以後，你還是很有條理的！

英嘉 納孟瑟維狄西同志，我將不對你重覆十次了。如果你沒有什麼好說，那我可要走了。（她不

顧禮貌地轉身。）

納孟瑟維狄西 我請求你的原諒。我說完了，我說完了。這兒請你。

（他拿出公文來，把它們放在桌子上，而且給她自來水筆。她瞥視它們而且在它們上面簽字，

俯屈着於桌子上面。）

英嘉 這張我不簽。

納孟瑟維狄西 什麼爲什麼不簽？

英嘉 沒有得到工廠委員會底主席的許可。

納孟瑟維狄西 又是工廠委員會底主席嗎？可憐可憐我罷！這是一個純粹的管理問題。

英嘉 你是在一家蘇維埃的工廠裏頭做工。

納孟瑟維狄西 我並沒有懷疑。

英嘉 凡是牽涉到工人底利益的時候，首先需要取得工會底同意。

納孟瑟維狄西，但是得了罷！這是絕對不可忍受的！這把我們的手和腳全縛住了。

英嘉 不論誰覺得這是不可忍耐的，那他就用不着在這兒工作。

納孟瑟維狄西（鞠着躬，但是有一種發怒的神色） 謝謝你！

（幕落）

### 第五景

（合作住宅裏的一所樓梯的平處。兩扇門——在一扇門上，有一塊很整潔的門牌，上面寫着『納孟瑟維狄西』的名字；另一扇門，沒有門牌，通到英嘉的住宅。納孟瑟維狄西和英嘉卻穿着到街上去的服裝，站着在英嘉的門口。英嘉在忙着開鎖，預備進去。）

納孟瑟維狄西（舉起他的帽子） 英嘉，再會。但是我還是堅持說你明顯地誤會了我。

英嘉 羅曼，夠了！我沒有心思再討論它了，到明兒……

（她正要進她的房去。在這個時候，納孟瑟維狄西的住宅的門開了，並且魏郎妮卡窺看外面。）

她穿着一件光輝的克摩羅，並且她的頭髮很有修飾地打扮着。）

魏郎妮卡 羅曼，爲什麼你這麼遲沒有你我們不能動手鬪牌。哦，英嘉，你好呀？我的親愛的，你好呀？今兒晚上你漂亮極了！神聖！非凡！可是爲什麼你對伊賴脫這麼地殘忍？你要逼得他去自殺！

納孟瑟維狄西 不對，他剛才喝醉了酒。

魏郎妮卡（對英嘉） 如果我是一個男子的話，我就要恨你就一個女人講——你替我們女人報仇！你很不错。我們非對他們殘酷不可。哦，我多羨慕你！你是這樣的能幹，這樣的有魄力而尤其重要的是你多麼熱心你的工作！能夠像這樣專心去幹一件什麼事情的話，我該是多麼的歡喜！（對她的丈夫。）不然就得到一個什麼男子也成！可是現在世界上有真正的男子漢嗎？或是有真正的美嗎？什麼沒有！實在說，什麼沒有留下來！只是庸俗！死板的物質主義！

納孟瑟維狄西 我的親愛的……你不怕着涼嗎？

魏郎妮卡（背轉身對他） 你就不相信我要工作對啦，在一個什麼地方做一個主席……在公共的地方露一露臉……我渴望這樣！我喊着說：給我一點事情做給我……你怎麼說呢……負一負責任！但是，第一步，一個女人的身邊有一個丈夫，她能到那兒去呢……她的身邊有一個家

庭呢？……這都是胡說嗎？然而，寶貝，就一個有知識的人講，你一定要承認……我們現在有一個真正的社會，真正的繁華嗎？我知道法蘭西的革命，他們在那兒什麼都有了，絕對地什麼都有了……沙龍，狂歡節……但是我們有什麼？工廠，工廠……一個經濟的政府……哈哈……建築的會議……工——工業化……我的天呀，我就從來不會一口氣地把這幾個字說出來——工業化……是了一個人怎麼可以專門去做這樣一件事情呢？

英嘉（不再能忍受了）對不起……我累極了。

（她開始走進她的住宅裏去。納孟瑟維狄西也正在走進他的住宅去。）

納孟瑟維狄西 我的小天使兒，你到底進來呢，還是你要就在樓梯上。

魏郎妮卡 請你別對我下命令叫我怎麼辦……當然，我來了……問得多麼沒有道理！英嘉，再會！

（英嘉走進她的住宅裏去。魏郎妮卡轉身對納孟瑟維狄西）什麼事我自己解釋得漂亮極

了。只有你想我是一個白癡。

納孟瑟維狄西 不對，剛剛同我所想的相反。

魏郎妮卡 那麼，什麼呢？

納孟瑟維狄西 我想我是一管針，你是一根線……

魏郎妮卡 我是一根線——你這是什麼意思？

納孟瑟維狄西 整個的晚上……在俱樂部裏頭……在會議席上……和現在在這樓梯上……  
夠可以把一個人逼得發瘋了！

魏郎妮卡 你是一個無賴的自我主義者！你只要一個廚子……一個奴隸！當我想要做一個社會上的工人的時候，你就侮辱我……線！真是不要臉！我要叫你取消你的說話！

納孟瑟維狄西 歡迎得很！那你就不是——一根線了！你是一條繩，在這幾天當中的某一天，我要用它來吊我的頸。（他走進去。）

（幕落）

### 第六景

（英嘉的房間。佈置得很時髦：一張鐵床，一隻小衣櫥，一張書桌，但是沒有梳裝台；三張硬椅子——還有一架小鋼琴；書架。美底惟一的表現是幾樣值錢的彫刻，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底模

做品和彫刻的照片——古典的和近代的，在鋼琴的上面，有一張嵌在一個簡單的黑鏡框裏的斐多汶的照相。在鋼琴上有一瓶花，樂譜，和兩本書籍。

英嘉坐在鋼琴的前面，不動，倦怠，思索着。美娜從門外看進來。

美娜 英嘉，你一個人嗎？（窺看英嘉的面孔。）你有什麼難過嗎？

英嘉 我不知道我覺得……好像人家把什麼東西吐到我的身上似的……或者好像什麼人把什麼有氣味的東西，什麼臭的東西，倒在我的身上似的。所有我費的氣力，所有的精神，所有我的人格——這些東西都給一個骯髒的詭抹殺！一切都完了——就因為我是一個女人的緣故！美娜 你別心焦罷！這不是什麼新奇的事。做一個女人本來是一件難事。叫我才不為那個毫無道理的萊柴霍夫操心！可是，你不明白……我怎麼才好把話說得更漂亮呢？人家看見你同他撒嬌。

英嘉 同誰「撒嬌」？

美娜 哈，真的，我想，你不希望我寫情詩。當然是同蒂米特。

英嘉 你真以為我會在公共的地方對他撒嬌嗎？

美娜 不……但是普通說起來……

嘉 普通說起來……如果你有心要知道的話，我告訴你，我和他戀愛——用我的每滴血，用我的整個的生命……可是到底，爲什麼不可以？我是什麼？一個尼姑嗎？一個修道院的姑娘嗎？爲什麼我不可以戀愛？年青的女共產黨員是可以盡情戀愛的。就是勞動的婦女工人也一樣。但是——個女經理！她怎麼敢！這是多麼非禮的事！難道戀愛和工業化衝突嗎？這樣嗎……是的，我愛他！我是開花的時期，因爲這個戀愛……我到處感到它——在每樣東西的上面感到它……我聽見許多的聲音，我看見許多色彩的陰影……雨是多麼的芬芳！你知道雨是芬芳的嗎？泥土裏面——樹葉上面——空氣裏面，都有芬芳……你能聽見花蕊開放嗎？

美娜 花蕊？你說什麼？……樹上的花蕊……在我戀愛的時期，我也聽見過。

英嘉 這一切的東西使我驚異，使我沉醉。好像我從放大鏡下面觀察人生似的。我不知道人生是多麼美麗。而且我也要美麗！我要……我的天呀！這一切是多麼的愚蠢和多麼的單純！可是正因爲它是很單純的，它是很愚蠢的。但是我覺得我各方面都在生長起來，我覺得我的身上有什麼東西在變得更強起來。這幾年以來，我好像是一個行伍裏邊的兵士一樣。我沒有了我自己的東西。一切的事情都是爲黨。你知道我這是什麼意思？好像我給放在一隻旅行的箱子裏邊，給船裝



到他們覺得需要把我送到那裏，就在那裏。但是現在，這樣的不同了——好像別一個方面打開了，好像什麼給壓碎了的東西，或是給壓緊的東西開始在伸張起來，在復活起來！我變得更豐富了！我變得更強有力了！我覺得好像我是——你也許會笑——一個姑娘……一個十六歲的姑娘！我和他在一塊是這樣的快活！他們有什麼權利……他們怎麼敢用他們的冷笑諷刺我？我拋棄了戀愛的權利嗎？

美娜 倒不是這個問題。盡量地戀愛好啦……但是，你瞧，你什麼事情都做得這樣奇怪。（懷疑地環看。）這些彫刻……斐多汶……但是沒有馬克斯！『色彩』，『芬芳』，魔鬼知道這一切。我也許不知道任何關於芬芳和色彩的東西，但是我結過婚——七次。英嘉，還是簡單一點的好，而且你得把這個羅曼主義忘卻——就是說把這些幻想忘卻。照我的想法，你現在還是坐在一個爛泥溝裏頭——你知道，你還是坐在非常陳腐的多情主義底爛泥溝裏頭。

英嘉 爲什麼你說這是一個爛泥溝呢……當一個人完全表示開誠佈公的時候，當她要加倍做工作的時候，當她努力去創造，去鬪爭的時候……哦……你把她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叫做一個爛泥溝嗎？相信一個男子，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的朋友——一個完全了解你的那偉大的朋友。

——這叫做坐在一個爛泥溝裏頭嗎？和他手牽手，肩並肩地走——這也叫着嗎？

美娜 但是假如你受到戀愛的牽連呢？……假如你得用你的心血去換取它呢？你知道；這一切

——我怎麼說好呢？——留下給我們的只是，只是渣滓。這樣的東西，我們非把它燒掉不可，非把它拋棄不可。我們一定不要再給它一個生長的機會……你知道我想把什麼話對你說呢？如果你同我有孩子，我是說女兒，她們會用完全不同的新方法去做一切的事情。她們會知道，你同我有幾分像是最後的馬第坎人。我們是和年老的人一塊生長的，所以我們自己就是年老的人。但是少年共產黨員卻不同……坦白說，我要和她們一樣地生活——好像我是我自己的女兒。

英嘉 我不知道……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因為我的父親的緣故，我就加入了革命。他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他把我帶到了這個世界裏頭來，他給我知識。很不幸。這使得我的生活完全沒有變遷。但是我有什麼辦法？除了革命，我不懂得任何生活。我完全把我自己給了革命。也許另外有人做得比我更好。但是我不能。我能給革命的，我都給了——而且還嫌不夠……

（英嘉的聲音中斷了。有一個沉默。美娜踟躕，然後說。）

美娜 到底有什麼事情阻擋你呢？

英嘉 他有一個老婆……當然，你知道。

美娜 誰去留心這樣的小事？

英嘉 但是有一個孩子呢？

美娜 現在誰沒有一個孩子？

英嘉 我不知道你是假裝，還是開我的玩笑。當你碰到了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這是很痛苦的，很複雜的。

美娜 別發傻罷！你又憂愁起來了……（嘆息而且搖她的頭。）千句話併成一句話，你告訴我，這一齣悲劇是不是真要上演？

英嘉 你怎麼能避開它？

美娜 你們三個人住在一塊不就行了嗎！

英嘉（吃驚） 喂，你知道……你當然不願意和每個人共用你的牙刷……

美娜 哦！哦！這倒提醒我了。我剛才掉了我的謝謝你提醒我。

英嘉 你簡直沒有苛求嗎？

美娜 苛求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偏見。

英嘉 在我看起來——苛求是基本文化底最低的限制，你很顯然地把它丟了。

美娜 你別說罷！你說得嚴重極了。但是，老實說，你是吃醋——就像什麼其他的女子一樣。你不肯把這個男子分給人家。

英嘉 不，我不肯！這樣好看不好吃的東西，我可受不了。像普通一般男女的結合，兩方面漠不相干的，那樣的事，我才不要。我給他水晶似的純潔，我也要求他給我同樣水晶似的純潔。

美娜（譏刺地） 天呀！天呀！救一救我！

英嘉 美娜，我請求你……不要這樣叫。我不喜歡你的聲調。

美娜 活動份子！工廠的經理！

英嘉 美娜！

美娜 哦滾罷！你怎麼啦？……你照你所喜歡的去生活，我有我自己的方法生活。我們將來看誰會得到更厲害的打擊。（蒂米特登場）呀！……這本小說裏頭的主人公來了，到這兒來！噯，爲什

麼你叫這位姑娘受苦？你得給好好地打一頓。你聽見嗎？愛情同親嘴是離不開的！你們倆快去見鬼去罷！爲了你我塌掉了我的晚飯。而且我倦得要死了！我先去打一回兒瞌睡——然後再編壁報。（她大聲地呵欠並且出去。）

蒂米特 萊柴霍夫這次可真夠受了！你該瞧一瞧梭摩夫是怎麼動氣的。他對待他太厲害了。老實說，我甚至替那個無賴難過。天知道！噲，噲，爲什麼你這樣的憂愁呢？（停頓。）英嘉……忘卻這件事情吧。

英嘉（她的面孔愁蹙） 蒂米特，我們要把一切的事情忘卻。

蒂米特 什麼？

英嘉 那束縛我們的一切。

蒂米特（大驚） 你這是什麼意思？

英嘉 我不能像這樣地繼續下去了……你明白嗎？我不能！如果我們不在一塊兒工作，那倒沒有關係。但是現在我們的事情，使我這個活動份子的地位受到妨礙。（無可奈何地。）我不能像這樣地繼續下去了！我們一定要找一個解決。要就我們做一個人——要就我們彼此不相干。我們

非得最後地決定一下不可。

蒂米特 現在就決定嗎？

英嘉 那麼什麼時候呢，什麼時候呢？

蒂米特 英嘉……你以為我會躊躇嗎？你對於我是……你知道……我怎樣生活到現在的好像

在牢獄裏一樣，好像在一個潮濕的地窖裏一樣。以前我知道人生有意思嗎？以前我知道愛情有意思嗎？以前我知道任何女人能夠做到你所能做到的嗎？你不是一個女廚子，不是一個洗衣服的女人，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東西，不是一塊肉，而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比我更完善的，比一切的人更完善的，更強的一個人。我恨不得像喝露水似地，把你從我的手掌上喝乾它去！

英嘉 蒂米特，我並不叫你說這樣的話。如果這次在格拉菲娜和我之間，你不能作一個選擇的話，這些辭句有什麼意思？

蒂米特 我擺不脫的倒不是格拉菲娜。我所罣心的是那個小東西……我的女兒……我會對她感到這樣父女的情誼，是因為我的年紀在老起來的緣故嗎？我不知道。

英嘉 爲了你的女兒的關係，你就預備這樣繼續下去嗎？儘管感到生活的不滿，儘管心靈的發展

受到妨礙，而你還是這樣下去，你這算是天生聰明的人嗎？你才了不起！但是現在……你在變得腐敗起來……我本不願意說這樣的話……我希望你私人把這全部的事情決定一下。蒂米特，你相信我嗎？你相信我不是以一個女人的地位，不是以一個情人的地位，而是以一個同志，以一個黨員的地位對你說話嗎？

蒂米特 英嘉，這叫我難極了。工作，鬪爭——我有把握，我知道怎麼辦。在職務上講，我從來沒有拖延，以致失掉它的速度。但是對於這種事情，我就糊塗了。我什麼念頭都不會轉……我怎麼辦？我跟從誰呢？我的腦袋在炸開來了。當革命剛開始的時候，我拋棄了一切——格拉菲娜，還有派克——我抓起了一根槍，邁步朝前就走。一九一九年我抓過槍桿，一九二〇年我也抓過槍桿……我從前線回來，病好了，稍微當心我的傷口——我又騎着馬走了。小派克生傷寒病死了，那個時候他還不過三歲。但是有什麼要緊？我咬緊了我的牙齒！不錯！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現在我非得想一想不可。

英嘉 想罷，蒂米特，想罷！但是這件事情要快。這些日子我們不能把太多的時間費在私人的事情上面。你非得決定下來而實行不可。沒有時候好耽擱了。我們至少不應當陷在私人的事件底泥

沼裏頭我們至少不應當花費精力而爲這樣的小事出眼淚。你瞧瞧！我們被包圍在戰爭裏頭。階級戰爭在每條前線上怒吼着——在全世界上怒吼着。比我們有價值的多少生命，這個時候在牢獄裏邊給朽滅了！多少同志死在戰鬥裏邊！振作起來！拿出勇氣來！要有像你常常工作那樣的精神！要有像我愛你那樣的精神！你沒有權利像這樣的搖動……蒂米特，你是我的蒼鷹！你在一個鷄籠裏頭是沒有位置的。

蒂米特 英嘉，我怎麼辦呢？

英嘉 只有一件事情：不要叫我苦痛。不要逼得我發瘋。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受不了！你一定要找一個解決，否則我自己就要找了……

蒂米特 你知道什麼辦法嗎？英嘉！我有辦法了！好極了，我有辦法了！如果你喜歡，我們就離開這兒一個星期……到鄉下去，或是到莫斯科去……

英嘉 那麼以後怎麼樣呢？

蒂米特 哦，這有什麼關係？自然會有結果……或者不了而了……

英嘉 自然會有結果！會不了而了！不行！那不是我的解決！結非解散不可！如果不能解的話，那就得



割。總要走一條路，無論如何。

（她從蒂米特的身邊走開。有一個長久的停頓。）

蒂米特 英嘉……

英嘉（用一個低微的聲音，好像對她自己說話似的）爲什麼該是我呢？爲什麼要我犧牲我自己呢？……正因為她是一個母親嗎？生一個小孩兒比做了我所做的事情是更偉大嗎？——就一個人方面講，對於一切的東西，我有一個不能放棄的權利，我把它否認嗎？我把這一切都送給別人嗎？對於一點兒幸福，友誼，溫情，我難道沒有一個同等的權利嗎？

蒂米特（堅決地）英嘉！很好。（一個停頓。英嘉走近他。）不成，我不能像這樣地拋棄他們！你明白嗎？我不能向整個的集體挑戰有什麼東西牽制着我！

英嘉 哦，這簡直是笑話……而且對我是侮辱！我們說什麼呢？好像我在誘惑你！我不要人家犧牲！如果你自己沒有決定那條路是最好，爲什麼要鬧這樣的悲劇？讓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劃一個十字，那麼一切的事情就會完結的。我一點不想勸導你……任何東西我都不需要！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要！（她用不看見的眼光環看。蒂米特想要說話。她用一個姿勢停止他。）蒂米特，我沒有

氣力了，你走罷！

（蒂米特開始走近她，然後變更他的心意，而且，突然轉身，走出去。英嘉用她的背對住他站住。）

（幕落）

## 第二幕

### 第七景

（蒂米特在一間新的合作室裏邊的「一間房間」的住宅。兩個大四方窗。器具底稀疏的擺設是一個工人的家庭底典型：一張床，一隻廚，一張廚房的桌子，四張廚房的椅子，一隻小火油烹飪打汽爐在洗滌盆底一邊。一隻浣濯桶，廚房的器皿，盤，毛巾，一塊麥麵包，一顆椰菜。水壺正在沸着。三塊尿布攤在穿過房間的三條繩子上，在一隻角上有一張搖床。這是同一天的黃昏。雖然格拉菲娜的臉孔上有倦容，可是她是美麗的。她正在燙着衣服。板子放在兩張椅子底背上。她的頭髮是很散亂的；它從她的白頭巾下露出來。因為過份的工作，所以她的簡單的衣服

——工人衫，裙子，棉襪子，舊毛絨的拖鞋都是很整齊的。就是照普通蘇維埃的婦女的服裝底標準講，她的樣子也是不入時的。

格拉菲娜傾聽，放下燙斗，走到搖床邊去，舉起蓋來，朝裏面看。那小孩兒正在睡覺。）

格拉菲娜 睡罷，小寶貝，睡罷（她搖動搖床。）哦，瓦露迦，親愛的瓦露迦（差不多用一種低語。）你知道我是多麼地愛你！我的小心肝！我把什麼東西都給了……哦，你的爸爸是怎樣一個傻瓜，怎樣一個傻瓜！

（格拉菲娜用她的手背揩乾她的眼淚並且回到燙衣服的板子前面去。她做出輕蔑的樣子，拿起她的丈夫的很重的工人衫並且燙熨它。燙斗觸到什麼東西，她停住，猜疑，把口袋翻轉來。一張團縲了的條子掉出來。她從地板上拾起來而且打開它。當她讀它的時候，她的呼吸變得急促了。她嗚咽得振顫了。條子從她的手上掉下來。格拉菲娜沉下她的膝蓋，而且垂低她的頭在燙衣服的板上。）

（娜絲狄亞朝門裏看。格拉菲娜從板上舉起她的頭來，而且遏住一個嗚咽。她起身，從那堆沒有燙好的衣服裏邊拿起一塊破布而且揩掉她的鼻涕。娜絲狄亞像是頑固的而且挑撥地表

示同情。)

娜絲狄亞 他還沒有回來嗎？

格拉菲娜 沒有……

娜絲狄亞 對啦，我們家的回來了！老天爺呀！（她斜看格拉菲娜，格拉菲娜正在平靜下去。）他是一個十足的怠工者，他就是這樣的人。對啦，他弄出事情來了。你瞧，因為他反對女人，所以他們在生產議事會上恐嚇他。當然，此外你能希望他做什麼？但是如果你讓他去，他會像對待我一樣去對待所有的女人。我們結婚十六年了，瞧一瞧他是怎麼對待我的！我不再是一個人類了——我是嗎？到我這樣的年紀，人家正在像孔雀一樣地昂頭闊步了。從前有一個時候，我到時常去照鏡子。但是現在，這樣的事情，我也不高興做了。這真可怕！（格拉菲娜不動地站住，凝視着空間；她的兩臂開始振動。）喂！你做什麼？格拉菲娜，什麼事？（格拉菲娜的嗚咽更增高了；她藏她的面孔於她的圍裙裏頭。）不要哭！他就會回來的。也許他給什麼地方留住了。

格拉菲娜 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就在那兒！（給娜絲狄亞條子。）

娜絲狄亞（拿住條子在她的手裏，而且無辦法地只轉它。）這上面說什麼？我看不懂。去年當他

們肅清文盲的時候，我念了幾課書，但是現在我把什麼都忘了。蘇芳在我的傍邊——你就不能好好地念書。

格拉菲娜（揩掉她的眼淚而且讀條子）『親愛的蒂米特，我十點鐘就回家。不要不來……』

（她喘息，而且困難地發出最後的字的音來。）『……英嘉。』

娜絲狄亞（屏息地傾聽）她寫的她寫的！你在那兒把這條子找到的？哦，老天爺呀，怎樣一個女流氓！她一定畫了一道符給他了！拋棄這樣一個妻子！噫！以前你們在一塊是多快活！真是每個人的好榜樣！世界要變到怎樣的地步？從前人們過活，知道他們的職業，有的人做裁縫，有的人做別樣的事情，而且一切的事情全不錯。但是現在——那些該死的狗，好像有人把他們的尾巴給扭住了似的！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要什麼！

格拉菲娜（跌倒在燙衣服的板上）哦，娜絲狄亞！我沒有氣力了！

娜絲狄亞 他們要女學生！可是我們到那兒去——我們同孩子們到那兒去？上帝知道這些日子事情會怎樣過下去！

格拉菲娜 我料到這件事情會來的。我的心告訴了我。自從萬聖節以來，他就變得像一個外人了。

他本來是很溫存的……什麼事情我都同他說……笑……我們共同做一切的事情。但是現在老是不開口。他望到我好像我是一個陌生的女人。我甚至不知道怎樣再走近他。我就開不了口。我要說這一樣東西——可是我說到另外一件東西上面去了。（嗚咽。）有時候我對我自己說：真地，這是做什麼？我那裏是一個不能說一句話的傻瓜嗎？（更強烈地咽哽。）我怕他！我怕蒂米！特！他現在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娜絲狄亞 你平常到底怎樣！天心相印！

格拉菲娜 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句粗暴的說話。他只是一味地想到家裏。他沒有埋怨過一聲……簡直沒有埋怨過。什麼他都高興。但是這個星期他抱怨湯不好啦，肉不新鮮啦，茶又是不成啦……一切的事情都倒過來了！他去睡的時候，他把他的衣服放到他的枕頭下面。（她傷心地望着

那張條子。）而現在——這個！

娜絲狄亞 他看出那女人有什麼好處？

格拉菲娜 我不知道。（開始再咽哽。）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我的頭只是轉。沒有蒂米特我活不了！我決不把他給人家。我要就把他們毒死……要就……（她的眼光放在搖床上，她衝近它去。）

親愛的瓦露迦！親愛的瓦露迦！

娜絲狄亞 不要哭！上帝保護你……

格拉菲娜（對不在那兒的蒂米特懇求）爲什麼責罰這個孩子？她也許比我更好——樣子更好看——但是爲什麼瓦露迦該受痛苦？這是我決不原諒他的！我自己的憂愁，我還可以原諒，但是這個——我的血和肉！這個小心肝爲她的緣故，我決不原諒。

娜絲狄亞（朝房間的幾個基角裏邊看）你過日子連一尊神像也沒有。怪不得你煩惱。你應當祈禱，放一支蠟燭在聖母底神像的前面。那麼一切的事情也許就對了，你的男人也會回心轉意的。不然，你就得上一個算命的那兒去。這附近就有一個算命的。

格拉菲娜 我不相信。現在我對什麼都不相信。

娜絲狄亞 你這是什麼意思？

格拉菲娜（從櫥櫃裏抽出一個抽屜來）這兒是一個小神像……我的母親的。我瞞住蒂米特

——我把它擱在這兒。

娜絲狄亞 那麼，這妙極了！寶貝，現在祈禱，祈禱罷！

格拉菲娜（先躊躇，然後把神像舉到她的嘴邊）我的上帝，我爲什麼要受到這樣的責罰？（失望地。）不對！他不會聽見我說話！我再也不信任任何事情了！（她把神像拋下。）

娜絲狄亞 你怎麼這樣大膽！聖母（她衝過去把神像拾起。）

格拉菲娜（失望地）爲什麼上帝不回答我？爲什麼他不回答我？（哭泣着。）也許因爲這樣，蒂米特變得對我冷淡起來了！他一定看見了我在祈禱。哦，好娜絲狄亞，我是在雲霧裏邊了！我疲倦得要死了！娜絲狄亞用她的圍裙恭敬地拂拭神像，把它放在櫥櫃上面，而且在她的身上做十字。我什麼都不明白！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變成一個陌生的人了。他不再是我的了！那個妖精把他縛住了。他給她迷住了！那隻蛇精！你以爲她會可憐另外的人的孩子嗎？她就沒有生過小孩；她從來沒有受過婚姻的束縛。她既沒有結果，也沒有生根。這些無恥的女人！她們會跟着任何男子走！只消男子吹一吹叫子就成了。但是爲什麼她們要破壞我的生活？爲什麼？

（格拉菲娜歇斯地里亞地嗚咽。娜絲狄亞心亂地望住她，然後開始沒有多大意思地到處亂衝；先攫取一樣東西，然後再攫取別一樣東西，對預備燙衣服的水做一個十字的記號並且用水潑格拉菲娜，對她做一個十字的記號。）



娜絲狄亞 哭得夠可以了！夠了！不要哭罷！

（格拉菲娜平靜下去。她舉起她的頭而且長久地，漠然地朝她前面望着。一個停頓。）

格拉菲娜 明天我的假期完了。我得回到工廠裏頭去。像這樣的心境，我怎麼走得呢？甚至燙衣服這件事情，我也辦不好！

娜絲狄亞 我幫你燙好了。（格拉菲娜感謝地抱住她。）不用客氣。我們難道不算是人嗎？每個人會了解你的情形。別擔心那個！我會幫你燙衣服，並且幫你照顧一切的事情。

格拉菲娜 什麼都不要做。讓它去好了。不要緊。（完全沮喪地再低垂她的頭。）但是那孩子……；

娜絲狄亞 坐下來，坐下來。我會照顧她。

格拉菲娜 不成，讓我好了！我自己要去照顧她！

（格拉菲娜跳起而且跑近搖床。小孩開始哭泣。她使那個孩子平靜。娜絲狄亞跪在神像前祈禱。波狄可夫喧嘩地登場。他喝醉了而且無秩序地暴亂。）

娜絲狄亞 聖父！我的男人到這兒來了！（很快地起身。）

（波狄可夫望到神像前的娜絲狄亞，揮動他的雙臂，而且喊出。）

波狄可夫 我們是不祈禱上帝的共和國裏頭沒有上帝！

娜絲狄亞 喔！你這騙子！怠工者！

波狄可夫（傲慢地看她） 爲了要使資產階級不好統治，我們無產階級才和上帝鬭爭。

娜絲狄亞 又來噲囉了！只要你不家的時候，那才是過神仙的日子。甚麼時候你一到，什麼東西就給你弄糟了！

波狄可夫 我要用這個燙斗打死你！爲什麼你不就在家裏頭？難道叫我自己去打理那茶炊嗎？是的嗎？我是你的一隻狗呢，還是我是你的丈夫？

娜絲狄亞 輕點！輕點！別嚷！

（娜絲狄亞不安地望住格拉菲娜，她站得靠近搖床，搖着孩子睡覺。孩子已停止了哭泣。格拉菲娜，昏迷地，完全好像是漠然。）

波狄可夫 你的職務是就在家裏頭照顧我……但是你現在怎麼樣？茶炊是冷的——而你在這

兒談天嚼你的舌根兒！這樣行嗎？我要打你！

（波狄可夫搖動她。娜絲狄亞退避。他前進，絆住一把椅子。椅子倒地。）

娜絲狄亞 輕點，輕點！別恐嚇我！你不是在自己家裏頭，你這倒霉的妖孽！

波狄可夫 你這害人精也放肆起來了！（強暴地唾棄。）呸！整個的工廠滿是你這種人！各種女人的機關！我平安無事地工作了四十年，但是他們不肯放鬆這樣一個人！他們提出了突擊隊，社會主義的競賽……（再唾棄。）呸！我是一個有經驗的名技師，也得去參加競賽……想一想，看有人曾經聽過這樣的事情嗎？可是誰是突擊隊的首領？一個女——人！誰是經理？一個女——人！一個經理穿一條裙子！怎麼？一種裙子？怎麼？一種裙子？（表示在他的膝蓋上。）到這兒為止！你把这个叫作什麼？結果我們怎麼樣？在會議的時候受侮辱！把一個審判來恐嚇我！（唾棄。）呸！一個惡夢！這算什麼？什麼時候女人們的統治才會給推翻呢？她們把我的手脚都給縛住了，滾她媽的蛋！（他酒醉地哭泣。娜絲狄亞膽怯地試想走近他。他對她跳過來。）噯！你這觸犯清規的傢伙！

（波狄可夫頓他的脚，把椅子撞地板。）

娜絲狄亞 輕點，你不是在自己的家裏頭！你有沒有廉恥？你不害臊嗎？你那裏有工夫把臉皮塗得這麼白？冤家！

波狄可夫（閃眼） 不要那樣叫我！你不要那樣膽大地叫我！你聽見嗎？你隨便叫我什麼都成，只

要叫我懂得你說什麼就行！可是這兩個字我不懂！

娜絲狄亞 放冷靜點，蠢東西！

波狄可夫 我可不讓女人管我！我不要我做一個突擊隊的隊員！讓那些服從的人去做！但是我會繼續打我的女人，像我過去那樣地打她。如果我高興，我要把她的頭扭下來！如果我高興，我要騎在她的身上！我愛怎麼樣對你，我就要怎麼樣對你！

（當他追趕娜絲狄亞的時候，她從他身邊逃開，打翻燙衣服的板，衣服和燙斗。砰礮聲把小女孩吵醒，她又開始哭起來。）

娜絲狄亞 哦，天呀！哦，青天呀！

（格拉菲娜還沒有從昏迷中醒轉過來。她不知女孩子哭，只是張大眼睛看住在她眼前扮演的一幕。波狄可夫追趕娜絲狄亞。）

波狄可夫 我要殺死你！我要把你撕成幾塊！

娜絲狄亞（躲在格拉菲娜背後） 哦！我害怕死了！

（魏郎妮卡登場，穿得像從前一樣。波狄可夫愕然地凝視她，停止他的追逐。娜絲狄亞安撫着

女小孩。

魏郎妮卡 到底這兒做什麼？我……我簡直不明白。你們以為因為這裏是一個工廠的家庭，所以你們就有權利把天花板打碎嗎？石灰掉在我們的家裏頭去了！你們不害臊嗎？到底，你們是所謂受過教育的無產階級！

（娜絲狄亞雖然怕波狄可夫，可是當她對魏郎妮卡說話時，還是冒險向他走去。）

娜絲狄亞 你不要響……這不是你的私人的家庭！我們和你一樣有同樣的一份。『害臊』你穿着值錢的綢緞，手指甲上搽油——而他準天得去做工！他一輩子老是這麼工作……老是做同樣的事情！隨便什麼男人也會去喝酒！

魏郎妮卡 你不知道我們都做工嗎？這才怪哪！（鄙視地環看。）掛着這麼些尿布！所以這隻角上這麼的潮濕！一個人怎麼可以在這樣的一種氣味裏邊過活？

（格拉菲娜突然地蘇醒了而且向魏郎妮卡走近一步。）

格拉菲娜 從這兒滾出去！滾出去！

波狄可夫 樓上有女人，樓下有女人，這兒有女人，那兒有女人！我們週圍，到處有女人！

(波狄可夫攔住他的頭跑出去，咆哮地咀咒着。在門口他撞着蒂米特登場。蒂米特沉默，陰鬱而蒼白。)

蒂米特 這兒在鬧些什麼？爲什麼吵鬧？

格拉菲娜 (用一種差不多聽不出的聲音) 蒂米特！

娜絲狄亞 (望着他們，然後望着門) 蘇芳在這兒胡鬧。吵得沒有了結！當他喝醉的時候，惟一要

做的事情，就是從家裏頭跑出來！

蒂米特 在你自己的家裏頭，你的地方不夠嗎？魔鬼知道你們是怎樣的一種人！

(蒂米特扶起椅子。格拉菲娜趕快拾起潑斗、衣服和木板。娜絲狄亞幫助她整理房間。)

魏郎妮卡 蒂米特同志，你是房屋委員會底主席，你應當調查這個不名譽的行爲！我們有客人。羅

曼又很疲倦地回到了家裏頭……他把整個的晚上都費在建築會議上……然後回到這裏

——嗒啦——嗒啦——嗒啦！他們就不讓他休息！如果我們早知道的話，我們決不拋棄那所老

房子到底，你應當看看重黨的規則！

蒂米特 規則——你這是什麼意思！

魏郎妮卡 爲我們正當的專門技師辦理尋常的事務。

蒂米特 你聽——你不論叫什麼都成——『正當的專門技師』我現在沒有心思對你說話。我也需要休息。

魏郎妮卡 那麼不要把椅子和燙斗摔在地板上。下流（退場）

（在第一個衝動下，蒂米特跟着她轉身，然後輕蔑地揮他的手，走到房間底對過去。）

娜絲狄亞 她們全是這樣的……受過教育的女子漂亮的女子（她有意義地望住蒂米特，然後出去。）

格拉菲娜 親愛的蒂米特，我好預備晚飯嗎？

蒂米特 我不要吃。

格拉菲娜 茶，喝不喝？

蒂米特 我什麼不要！我明明白白地對你說過……到處都是髒的灰塵！就像是一個豬欄！你就沒有工夫掃地嗎？

（他惱怒了，抓他的耳朵。突然地他表示窘困地把他的手放到他的口袋裏去，並且掏出一塊

手絹，開始偷偷地揩他的雙手。

格拉菲娜（神經質地笑） 用香水嗎！很好的香水！爲什麼把它擦掉呢？（突然地失去自制力）

好蒂米特！你才是一個傻瓜！你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你把我们弄得完結了！而且你自己也完結了！

蒂米特 你做什麼？今兒你突然地發瘋了嗎？（看到神像）這是什麼？一件新玩意兒！拜起菩薩來了！（把櫥櫃上面的神像搽掉。）

格拉菲娜（倒在地板上） 親愛的蒂米特！我的生命底光明！我的痛苦的幸福！（抓住他的腿。）

蒂米特 讓我一個人好了！讓我平靜一點兒……整天地吃苦流汗，然後——回到這兒（從地板上扶她起來。）你今兒洗過澡嗎？你滿身都是汗臭！

格拉菲娜 所以你討厭我！我討厭嗎？我明白你討厭！我說出來！別想法子愚弄我！別開我的玩笑！

蒂米特 格拉菲娜，這件事情我倒沒有做過。到底你做什麼？

格拉菲娜（給他條子看） 你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嗎？你沒有良心（喘息地。）你是一個狠心的人！



（蒂米特拿着條子，慢慢地折起它，並且把它放開一個長久的停頓。）

蒂米特 那麼很好！（勉強地微笑。）如果這樣，那麼就讓它這樣收場好了。

格拉菲娜 收場？

蒂米特 爲什麼把痛苦拖長呢？你自己不明白這件事情嗎？你和我都是兩個陌生的人了。

格拉菲娜 兩個陌生的人了？可是十一年怎麼樣？我們的派克怎麼樣？

蒂米特 真的……但是現在一切的事情都不同了。時代已經變了。

格拉菲娜 還有瓦露迦怎麼樣？

蒂米特 我不會拋棄瓦露迦。不管我到那裏，我仍然是她的父親。（拿住她的手。）格拉菲娜，你一

定要明白：我已經成人了；我已經變了。從前我是什麼？在發工錢的日子我得到工錢，替我的錶買

一付錶鍊，或是替你買一條新手絹。我們一個月出去看一次朋友，或是看電影，或是在放假的日

子裏頭去逛馬路。這就是了。瞧一瞧這所屋子和這些尿布！但是現在我的生活在我的面前展開

了。我要完全地把握它，甚至一樣也不讓它逃走……但是我甚至不希望你明白就好像我們在

用兩樣的語言說話似的。

格拉菲娜 兩樣的語言！當你受了傷，生傷寒病回來的時候，當我晚上爲你不睡，看護你的時候，當你靠一筆學校的獎金生活的時候，當你日夜用心在你的書本上，在工人學校苦讀，而我彎着身子在我的縫紉機上的時候，當你發熱發到要死的時候，那時你說的是什麼語言？那時我們說的是什麼語言？哦，蒂米特，你沒有良心！

蒂米特 這和良心有什麼關係？我現在講的是目前。

格拉菲娜 而我——講的是過去……過去我給你的那幾年，你自己記得就不錯。但是從前我是怎麼生活的？從前我是怎麼掙扎的？你對於那些事情感不到了興趣？當你在軍隊裏的時候，你以爲我沒有做什麼嗎？那時是誰看護你的兒子派克？

蒂米特 可是，派克死了。說起這件事情有什麼用處？

格拉菲娜 是的，死了！因爲我的氣力全用完了。他是餓死的，爲了救他，我什麼事情都做過——除了沒有把我自己的肉給割下一塊來，我什麼事情都做過！你以爲那幾年是容易過的嗎？屋子冷得就是連豺狼也會凍死在那裏面！我生傷寒病！派克生傷寒病！餓肚子！屋子裏頭沒有一塊麪包皮！說起過這樣的日子也許是容易的，但是在這樣的日子裏頭活下去，卻比你在前線打仗還難。

蒂米特（冷然）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格拉菲娜 我把我的整整的一生，整整的一生全給了，全給了，全給了你……而你甚至不明白！

蒂米特 你給了我什麼？你幫我補襪子。你燒飯。我可以花二十個盧布叫娜絲狄亞幫我。

格拉菲娜 娜絲狄亞嗎？……但是我的溫存呢？我的愛情呢？你怎樣開價的？你想到過嗎？當我補你

的襯衫的時候，我每一針都把我的靈魂縫到裏頭去。

蒂米特 別胡說了罷！當你把我的手脚都給縛住了的時候，我要你的靈魂做什麼？我就沒有路走！

我竭力想方法對你說話，念報紙給你聽，拖你去開會……但是你感得到興趣嗎？……當你說

一句話的時候，你就變得像一個傻瓜似的！在生人面前，我替你害臊！我告訴你罷：我們已經變成

兩個陌生的人了。對啦，你也許會長成而且會開通，但是同時，我會走在你的前面——遠遠地，遠

遠地走在你的前面。難道你希望我整個的五年計劃都留在後面，等着你嗎？難道你希望我跛着

一隻脚，像背着一個千斤重的擔子似地，拖住你走嗎？

格拉菲娜（低下她的頭來） 哦，蒂米特！（哭泣。）

蒂米特 行了！責備和眼淚！這樣的生活真是難堪！

格拉菲娜（直說） 真的！你的英嘉不是這樣的！

蒂米特 如果她是這樣的話，我也不會愛她。

格拉菲娜 這才說對了——不用儘說些什麼「沒有路走」啦，「跛着一隻脚」的說話那個女人已經把你收服了。整個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其餘的說話不過是騙人罷了。

蒂米特 你什麼都不懂得。簡直沒有辦法！

格拉菲娜 你自己說過了你愛她。

蒂米特 是的，我說過了！我愛她好，像我從前沒有愛過任何人那樣！我不會想到……我也並不會

知道我會這樣的多情！我已經把你拋在後面這樣的遠了，如果我們再這樣繼續下去……那英

嘉和我雙方都會完結

格拉菲娜 你們都會完結？我怎麼樣？我早已完結了！我不知道我要上那兒去找到力量去推過這樣的生涯。但是你對於我的事情感不到興趣了，你感得到嗎？哦，蒂米特！（她開始哭泣。）蒂米特！我的蒂米特！我的愛人！我非常地愛你非常地！（她想去擁抱他。）

蒂米特（厭惡地拒絕她） 別這麼罷！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這是沒有用的

(格拉菲娜俯身到孩子的搖床上，她在那兒繼續地哭泣。蒂米特發脾氣了，頓他的脚。)

蒂米特 我告訴你，不要吵！

格拉菲娜 我的孩子！親愛的瓦露迦！如果我有什麼事情發生，你會怎麼樣呢？你會沒有父親沒有家……

蒂米特 哦，怎樣一條麻繩套在我的額子上啊！(動氣地轉身去停止她，但是立刻改變他的主意。)  
不！這是沒有用的！……這太痛苦了！……(停頓。)衣服洗好了沒有？

格拉菲娜 (流着眼淚) 沒有，還沒有完全洗好。

蒂米特 把籃給我。

格拉菲娜 那一隻籃？

蒂米特 (拾起一隻籃) 這一隻——對嗎？

格拉菲娜 (突然變成悲慘的嗚咽) 那隻籃是裝孩子的衣服的，隨便拿你喜歡的東西，但是我  
不把那個籃給你！

蒂米特 哦，這有什麼關係？我會把它包在新聞紙裏頭。(揀出他的衣服。)(你不想把它燙好嗎？)

格拉菲娜（吃驚）喂，蒂米特，你……不免太過份了（動氣）把它拿到對過去燙罷……你上那兒去！我不給你再做事了，我做夠了！

蒂米特（窘困）我的意思不過說……（他拿起衣服，很快地捲起來，而且把它包在一張新聞紙裏邊；衣服一件一件地跌出來。）哦，好罷，讓它去。我明天把所有的東西拿走。再會，格拉菲娜。

（他很快走出去。格拉菲娜用她的眼光跟住他，不動地站着，好像石化了。在幾秒鐘以後，娜絲狄亞底受驚的臉孔出現了。她是散髮的，她的衣服撕碎了，而且她現出一隻黑眼睛。她登場。）

娜絲狄亞 喂，什麼……（她心亂地環看而且走近格拉菲娜。）怎麼樣？

格拉菲娜 他走了……到她那兒去了……

娜絲狄亞 走了（她看見神像在地板上。）主呀！在同一天的日子裏頭聖母瑪麗兩次給摔在地板上（她拾起它來。）好像伙，好像伙！這是什麼意思？哦，這些該死的男人！只要給他們一點甜東西吃，他們就要把他們的鼻子來嗅一嗅我們身上的油氣——我們的菜湯的氣味！我們這樣的人，在他們是沒有用的（她指住她自己。）瞧我們家的野種把我打扮得像個什麼樣子（嘆氣——差不多溺愛地。）他用茶壺扔我，就是這麼的……這不是頭一次。我一生全這樣！好格拉

菲娜，你要我弄點茶給你喝嗎？

格拉菲娜（看着她，昏眩） 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要！一切的東西都帶着青草的味道。娜絲狄亞，我害怕！一切的東西都在轉！我真沒有辦法！娜絲狄亞！

（她突然地衝到窗前去而且攫取一瓶濃厚的醋酸。）

娜絲狄亞（跑近她去而且捉住她的手） 格拉菲娜！你想怎麼樣！你瘋了嗎？（有一個短的爭扎）

格拉菲娜吞下一些醋酸。娜絲狄亞從她的手上把瓶打下。）你怎麼會想出一件這樣的事情來？這是違背天意的……可是誰去照料你的孩子？

格拉菲娜（把她的手按住她的胸而且看住搖床） 親愛的瓦露迦寶貝我的孩子！

（嗚咽着的格拉菲娜投身於搖床上。孩子一陣一陣地哭。）

娜絲狄亞 主呀！現在我們怎麼辦呢？我不知道從那兒作起！

（格拉菲娜痛苦地輾轉着；因娜絲狄亞的幫助她想起身。）

格拉菲娜 瓦露迦親愛的瓦露迦！什麼東西都在我的心裏頭燒着！她跌倒然後在地板上輾轉！

哦，我的寶貝……哦，我的心燒死了！我做了什麼呢？我的小女兒呀！寶貝！什麼東西都這麼地給結

起來了！哦，天呀！現在我們會怎麼樣呢？

（娜絲狄亞，完全無主地，站在她對面——戰顫着，嘴唇蒼白，還且做十字底記號。）

娜絲狄亞 上帝底母親！聖瑪麗亞！

（幕落）

## 第八景

（蒂米特的住宅，同前一幕一樣。幾天以後的一個有太陽的早晨，格拉菲娜，躺在床上。在床傍邊有一張上面擺着藥物的小桌子。稍停。梭摩夫登場。）

梭摩夫 喂，自取滅亡的人，你怎麼樣了？好一些兒嗎？嫌慢嗎？（格拉菲娜把她的臉孔藏在枕頭裏。）這做什麼？又出眼淚嗎？好格拉菲娜！（他走近她而且撫摸她的頭髮。）哦，你這浮躁的人……似乎我們同你把什麼事情都討論過了，可是你的老脾氣又發作了！你自己不害臊嗎？

格拉菲娜（嗚咽） 我替蒂米特難受！

梭摩夫 蒂米特！蒂米特！這和蒂米特有什麼關係？你自己難道不是一個人嗎？



格拉菲娜——就是這個問題——我是一個人而他對待我像一條狗……甚至比狗還不如——像一塊木頭！我爲他受的痛苦，我給他的愛情……反而他來蔑視我！那是一個共產黨員應當有的行爲嗎？他把我當一條破臺布似地絞乾然後把我拋掉！他說他長進了他裝模作樣！但是他在誰的背上爬了上去的？他把誰的頸子弄彎的？誰幫助他長進的？……你們這些共產黨！

梭摩夫 我沒有替他辯護。他做了一件惡劣的事。這是不好的（很快地。）當然，你不能够把一個心鎖住。我們不想恢復奴隸制度。這也是實在的。可是，在他的特別的情形中，有種事情是錯誤的！不好的！他不會把你提拔起來——不好的地方就在這裏。工廠裏頭的每個人都爲這件事情責備他。（一個停頓。）你雖然責備他，可是你還憐憫他！

格拉菲娜 十一年！這不是可笑的事！以前我愛他，現在我還是愛他。他是瓦露迦的父親！

梭摩夫 是的，這真是難事。（決心地。）但是你得把它拔出來！好格拉菲娜，你得把它連根拔出來！把它拔出來而且照你自己的意思從新再來……那天我給你的書你讀了沒有？

格拉菲娜 我讀完它了……關於這本書我想了許多事情。  
梭摩夫 怎麼樣？

格拉菲娜 格里哥萊，我不知道是否我夠有力氣……我只是一個人……我的身體又單瘦。還有

瓦露迦……

梭摩夫 瓦露迦會到託兒所去。氣力也會來的。你不用注意它，但是它會來。格拉菲娜，多相信你自已罷。把你自已內部的一切的東西發動起來，改造起來。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紊亂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要滅亡。他們甚至現在還在罵我……他們說我落後。不要緊。就是我也還能好好地關爭一下。而你是一個青年！你得生活下去而且得深深地呼吸你真傻——老愛流眼淚！工作讀書！開始一個新的生活！有什麼好哭？以前你只有蒂米特愛你，保護你，但是現在，整個的世界是你的！整個的集團也是爲你的！你以爲你只是一個人嗎？我們大家都援助你，那麼你的生活會跑上正當的軌道。你聽見嗎？還有：我會把你放在我的個人的保護下！

格拉菲娜（窘困的微笑） 格里哥萊，你真好，真仁慈！

梭摩夫 可是……我不是對每個人都這樣。

格拉菲娜 我自己覺得害臊。你這麼忙，還要你花費時候爲我麻煩！

梭摩夫 我一定要。格拉菲娜，我一定要！現在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關係。這兒你們大家都是我的

戰士爲你，爲整個的工廠，我對黨員負有責任。鬪爭正很激烈，每個工廠是五年計劃裏邊的一道、戰壕。一道新的生活底戰壕。如果在隊伍裏頭有什麼錯誤的事情，有什麼威脅內部生命的事情——誰負責任？

格拉菲娜（笑） 那麼，對啦，格里哥萊，你是一個戰士！男子中間的一個統帥！

梭摩夫 你說錯了！我是一個組織者！

格拉菲娜（支起身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一定跟從你！每個人這真有趣！格里哥萊，我的病會好。我會盡心把我的病養好。

（她想起身。梭摩夫微笑並且把她按在床上，平靜她。她單弱得不能違抗他，並且快樂地報以微笑。）

梭摩夫 我們要做一切的事情！這是因爲我們是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緣故，親愛的格拉菲娜，布爾什維克黨員……

（幕落）

## 第三幕

### 第九景

（工廠的縫紉部底一角。它像蜜蜂房一樣的忙碌。兩排縫紉機在盡量地從事工作和機器成平行線，有一張狹長的桌子，在桌子的兩邊，靠近機器，坐着年青的女裁縫們，多數是少共的黨員。用繩掛住的長燈從天花板上墜落來。在繩端與繩端之間，有一根繩掛住一面紅旗，上面有白色的巨塊的字體：『讓我們超過五年計劃中的第三年的加快的計劃』成堆的材料一手一手地很快地從桌子上拿過去。兩個女工在桌子的兩邊拿來新的工作，並且把完成了的出品搬開。這些女人當中的第二個是格拉菲娜。她驚人地變換了——沾染着這個突擊隊的工作底一般的速度。她的衣服是清潔的，雖然和以前一樣的簡樸。她包住成一個有風韻的角度，的頭巾；她剪短了她的頭髮；她似乎更漂亮了，而且有自信心。）

格拉菲娜 你們當然是突擊隊的隊員！

第一個少共 什麼困難嗎？

格拉菲娜（歡愉地昂起她的頭）我會挨過去的！

第二個少共 如果任何人會挨過去，她也會挨過去的！

格拉菲娜 如果有人今兒對我這麼說：離開第五號桌子去同——讓我們說，那些老女人們——

一塊兒工作，不論給我什麼我都不做。

第一個少共 我們的桌子是出名的（勝利地）五年計劃中的第三年底第一個少共突擊隊！

娘們，讓我們唱起來！

第三個少共 不錯！但是你的眼睛得留心在你的工作上！

第一個少共（領導着歌唱）

如果少共國際是在你的心中，

勇敢地站起來，不用害怕……

（漸漸地所有桌子邊的人都加入歌唱。工作更有節奏地進行。格拉菲娜也給捲入於歌唱中。

波狄可夫登場。他走過，停止，傾聽。姑娘們彼此閃眼而且唱得更高。他憤怒地吐痰。）

波狄可夫 咄！你們是在這兒歌唱呢，還是工作？

第一個少共 我希望你也和我們一樣地工作！

波狄可夫 我像我常常工作那樣地工作。

第二個少共 但是我們用新的方法工作。（背誦着。）『勞工是一件榮耀的事情——一件英勇的事情……』

第一個少共 到後來——計劃中的一百二十份我們的這組是在每個人的前面！

格拉菲娜（對波狄可夫） 試一試把那個打倒！

第二個少共 像是玩兒！

波狄可夫（噴唾） 你媽的……把一切的生活都弄得顛倒了……哦，如果我有辦法……

第一個少共 這樣的空談夠了！去工作罷——否則我們要報告你偷懶了（她再唱。）『如果少共國際是在你的心中……』

（其他的人接着唱，格拉菲娜也加入。波狄可夫憤怒地對她搖動他的拳頭；她笑。英嘉，梭摩夫，和納孟瑟維狄西登場，風快地走着。梭摩夫捉住波狄可夫的手臂。）

梭摩夫 波狄可夫同志，你發癡了嗎？在工作的時候出來！這對於青年是一個不好的榜樣！你最好

是當心點，老朋友！我現在警告你。我預備和你作一次嚴重的談話。去工作罷！

（波狄可夫對着微笑的少共們，閃出一個憤怒的眼光，並且離去。格拉菲娜看到英嘉，面孔轉成白色，縮緊她的嘴唇，長縮，並且俯身去做她的工作。英嘉不注意她。）

英嘉 羅曼，『但是』太多了是不成的。到新年搬運機非得開工不成。你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嗎？

（她指住一堆因為格拉菲娜失去一回兒她的速度而累積在桌子底末端上的材料。格拉菲娜趕緊改正它。工作繼續快速度地進行。）

納孟瑟維狄西 我們一定要有機器。

梭摩夫 一定要嗎？那麼我們就會有的！這是很顯然的。到新年我們會把這一組弄得機械化起來。

（對工人們。）對不對？

呼聲 對啦！……這是要緊的時候！……挨了又挨！……

英嘉 問題是解決了。有了搬運機我們會做到百分之幾的度數呢？

第一個少共 二百度！我們的桌子做二百度！

（一陣尖銳的，繼續的，鈴聲。每個人愉快地跳起。）

呼聲 吃中飯了！……工作做得很多了！……

（每個人是在急轉。高大的聲音。歌唱又開始了：『如果少共國際是在你的心中……』）

（幕落）

第十景

（共產黨底工廠地方底辦公室，幾分鐘以後。舞臺外面搖着和前一景末了的時候的同樣的鈴並且有聲音底喧嘩。一張桌子，一條凳，和幾張椅子。

美娜坐在桌子的前面寫字。萊柴霍夫站得靠住她。）

萊柴霍夫（看他的錶） 吃中飯的時候。我們吃飯去罷。

美娜 沒有空。

萊柴霍夫 得了罷！

（萊柴霍夫坐在桌子底邊上，玩着他的錶鍊。）

美娜 伊賴脫，你弄得我的頭腦亂極了！



萊柴霍夫 什麼特別的頭腦。

美娜 不要下流！走罷！讓我工作。

萊柴霍夫 這是吃中飯的時候……不是工作的時候……無論如何，你知道你的工作真地是在

那兒？

美娜 那麼？在那兒？

萊柴霍夫 你不會把什麼東西扔我吧？……你今兒好像心神不定的樣子。

美娜 我的腦袋正在裂開來了！我討厭得每個人要死，厭倦得每個人要死，而尤其是你！

萊柴霍夫 噲哈！爲什麼對我兩樣呢？

美娜 你們這些男人們全是野獸！而你是裏邊最壞的！

萊柴霍夫 好罷，好罷，好罷——你今兒不痛快！

美娜 人家走到你們這些男人們面前去，好像走到同志們面前去那麼，但是你們的心裏頭只有

一個念頭，就是骯髒！你們大家都抱着一個目的。我討厭你像我討厭稀飯一樣！我預備一個人坐

在這兒，不論誰來，我都不對他說話。

萊柴霍夫 小資產階級的觀念論！

美娜 你是一隻動物！你甚至不懂男女之間的關係應該怎麼樣。

萊柴霍夫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說罷！

美娜 你是卑鄙的，淺薄的，好色的人！你明白嗎？卑鄙而好色的人！

萊柴霍夫（跳下桌子） 不要說得這樣了不起！從生理學的觀點看來，我們全一樣。而你們女人

就愛拖延……你要月亮，要船……也許你要我對你唱一首情歌是這樣嗎？要我跪下來嗎？（諷

刺地。）哦，我的寶貝，哦，我的珍珠（吐棄。）呸！我這一輩子就沒有把我的寶貴的光陰，白花在這

樣的時髦的玩意兒上！戀愛是赤裸裸的熱情而且求其雙方的便利——這就行啦！你在看什麼？

一隻臭蟲嗎？（回頭看。）

美娜 我在看你。（她聳她的雙肩。）壞東西！給我一支煙，然後滾你的蛋……（她起身，點香煙。）滾！

萊柴霍夫 不要響！不要響！你是一個單瘦的人，但是我會關心你！

（他開始和她掙扎。梭摩夫從左邊登場，把他的眼珠移到眼鏡的邊上看他們。）

梭摩夫 鬧着玩兒……噲，不會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去玩兒嗎？

萊柴霍夫 我們在這兒休息。剛才打鈴。

梭摩夫 英嘉決不會無緣無故而扣你的薪水！你的薪水應當扣！

萊柴霍夫（他的表情突然地變了。） 又扣了嗎？

梭摩夫 又扣了。我剛才看到薪水表。

萊柴霍夫 格里哥萊，這算什麼侮辱一個男子嗎？（他的聲音高起。）不錯，爲了外表的關係，你可

以扣我一次，你可以扣我兩次。我是懂得紀律的。如果這個辦法是局裏決定的，那我算了。但是如果她每次這樣辦……這算什麼囚犯的苦工嗎？你想我是什麼一個奴隸嗎？你們大家的一個話柄嗎？

梭摩夫 不要嚷。最好你不要嚷。

萊柴霍夫 格里哥萊，我知道我是一個怎麼的人。我也許喝酒而且……對啦，許多的事情。我承認

我犯罪。我不要去否認這個事實。

梭摩夫 好罷，說下去。

萊柴霍夫 格里哥萊，如果我受過人家的排擠，受過人家的管束，有三十年久，我有什麼辦法不去

犯罪呢？你一定要明白這個原因。現在，當然，我怎麼說呢？我有一個重要的職務。當我最初做一個政治指導員的時候，你早就應當知道我那個時候你就應當知道我比較起來，現在算不了什麼！

梭摩夫 一個重要的職務！真的嗎？現在你的職位怕不大重要了罷？

萊柴霍夫 你是這件事情的最好的裁判者。我只要說一件事情：我也許有一個傾向，但是甚至那

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傾向。（對懷疑的，以鼻子哼笑的美娜說。）當然是你爲什麼哼？但是你的美娜。她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傾向！你要開除我。但是在不論什麼地方，我得說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我也得這樣說：像她這樣的人是應當肅清的，不管她的父親和諸如此類的人！

梭摩夫 伊賴脫，不要說了！像她那樣的工人應當給賞識的……這是真的……有時候她是不大對……不是照我們的方法……譬如，就拿這件事情說罷。

美娜 又是關於格拉菲娜嗎？你的意思是說英嘉沒有權利戀愛嗎？

梭摩夫 戀愛！戀愛！你談話就像一隻喜雀叫！一個人可不要爲了自己的戀愛，而去犧牲別人。我們在我們的時代裏頭也戀愛過。但是我們並沒有看輕別人的權利。

美娜 我以爲就是英嘉也好，蒂米特也好，都不應該爲這個事情而受到責備的。

梭摩夫 你以為這樣，但是我以為這樣！而且整個的工廠都責備他們。除了責備以外，此外沒有聽見別的話。

美娜（譏刺地）當然……如果我們讓小資產階級指揮我們……

梭摩夫 不對，這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真正的階級的本能。

萊柴霍夫 對的我也……

梭摩夫 你不用說罷！你簡直沒有這樣的本能！

（萊柴霍夫觸怒了，走開。）

梭摩夫 美娜，你直接老實告訴我：我們需要家庭還是不需要？

美娜 需要茶壺嗎？尿布嗎？妒忌嗎？滾它們的蛋！

梭摩夫 不是需要茶壺，妒忌！而是需要一個完整的，不同的新家庭……我們這樣的家庭。我們不需要它嗎？工人階級知道這樣的家庭，他們正在建設它，而且他們會得到它。但是那不明白這件新的東西並且認為我們簡直「一般地」不需要家庭的人，他不懂得什麼，就像那些叫着說我們「一般地」不需要力量，「一般地」不需要權力和諸如此類的東西的人一樣！老實說，凡這

樣說話的都是反革命——這對於工人階級正在建設的那個家庭是一個打擊，沒有那樣的家庭，工人階級便不能夠把人類的一半吸進革命的裏面去！

美娜 噤——噤——噤！一個離奇的偏狹的理想！同志，不成。你老啦。你是一個浪漫派！

梭摩夫 就納孟瑟維狄西等人而說，或是就這些火柴而講——（揮動她面前的息滅了的火柴）

——當然我是一個浪漫派！但是爲這個浪漫主義我在牢獄裏頭受過苦。我不久就會等到這個的——怎麼樣說呢？——對啦，我不久就會到墳墓裏頭去……到火葬場去！甚至，現在我有時候全身大汗地醒來，全身發抖……你以爲什麼？我看到我自己像這樣的渺小（伸出他的手表，示怎樣的渺小）並且我的父親打我的母親。我完全記得我一輩子記得。在我看來，黑暗的，野蠻的，不識字的人應當像一個人樣兒去生活，這並不是一個離奇的，偏狹的理想。在我以爲，這樣的一個結合，那時候雙方自由，平等，友愛，這才是一個理想的結合。爲了這個理想，我掙扎了四十五年了。我們可以談起不論什麼事情。但是只要你想一想取消一切的法律，把自由給這樣派頭的人……（指住萊柴霍夫。）

萊柴霍夫 現在我完結了。

梭摩夫 問一問你自己，那麼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你不知道嗎？好罷，我告訴你：會有墮胎的事情發生，虐殺嬰兒的事情發生，最後鬧到千千萬萬的孩子無家可歸！結果，這樣的怪物——（再指住萊柴霍夫）——我們有許多這樣的人——會把女人一直向後推。這就是所要發生的事情！我們非得注重實際不可……我羨慕英嘉。我喜歡她的決斷，她的堅定。她大膽地，強有力地生活，但是，到底，她是——我怎麼說呢？——一個實驗室的產物。她的父親曾經充軍到外國去——這個人是一個很有名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英嘉是在外國長大的。但是還有無數的人呢？這無數的人在對上帝祈禱……這無數的人悶死在廚房的臭氣裏頭，並且帶着因他們被挨打而得到的傷痕！你找不到許多人像英嘉那樣。這是你該明白的地方。這無數的人還有其他的問題。他們需要家庭。你們，年齡成熟的知識份子的婦女，才夢想各種的自由戀愛。但是他們……我的上帝，有許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萊柴霍夫 格里哥萊，不錯！是這樣的！打中資產階級的傾向！

（英嘉和納孟瑟維狄西登場。）

納孟瑟維狄西（從門口） 一個非黨員可以進來嗎？（登場。）

英嘉（對萊柴霍夫） 又是說我嗎？還是說我的模特兒？

萊柴霍夫（挑戰地） 又是說你……你又扣了我的薪水！

英嘉（模倣他的腔調） 又扣了！模特兒一個月以內就可以預備好。在那個時候，你另外要賠償

兩百盧布！

萊柴霍夫 格里哥萊真地噯，你對這件事情怎麼說呢？

英嘉 伊賴脫，多談這件事情是沒有用的。我不會對你讓步。第一，因為我對了；第二，因為你不要以

為我怕你的敲詐！你不能破壞我的信用！在我身上找不出一件事情，所以，現在你要使我的實

驗失去信用。不錯——你來罷！這兒是你的機會，證明我的模特兒比我們現在不用的那些模特

兒更壞！如果你能證明出來，我就贊成你。

萊柴霍夫 有什麼好證明呢？我們不要你的資產階級的美——就是你給我們錢，我們也不要它！

維納絲！維納絲！維納絲怎麼樣？如果我有一百個女奴的話，就是我也能做一個維納絲的！

納孟瑟維狄西 不可以少幾個嗎？噹哈！

萊柴霍夫 我們所要的是工人階級的美——莊嚴的美。這是我的辯證法——對啦。



納孟瑟維狄西 我明白！要有一副爲社會上所必要的勞動弄得黃瘦的面孔嗎？

萊柴霍夫 是的，是的！雖然事實上你不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可是你立刻懂到我的意思！

納孟瑟維狄西 有深深的綉紋……

萊柴霍夫（踟躕地） 對啦，是的……還要……

納孟瑟維狄西 手臂要像兩條麻繩……

萊柴霍夫 的確！

納孟瑟維狄西 胸部……

英嘉 羅曼，算了罷！

（美娜突然笑出。納孟瑟維狄西也在萊柴霍夫的面前笑出，把他的手放到他的肩上。大家都笑了。萊柴霍夫，不明白他們開他的玩笑，也開始笑起來。）

美娜 哦，你……辯證法！

萊柴霍夫（突然變成莊嚴，然後愠怒） 羅曼，原來你是這麼一回事！你們全一樣。好啦，好啦！總有

一天我會提醒你（他向出口處走去）

納孟瑟維狄西 伊賴脫，我們不過鬧着玩兒！伊賴脫（他跟他出去。）

英嘉 格里哥萊，我們應該慶祝了。信託所剛才打電話來。我們可以有機器了！現在我預備去領照會了。

梭摩夫 真的嗎？你得到了批准嗎？

英嘉 我是怎麼去爭取來的！但是我還得從他們的手裏奪取它！

梭摩夫 你是一個奇蹟！這真妙極了！（拍她的肩膀。）我對你脫帽。

美娜 這不是偉大嗎？你剛才還在罵着她呢。

梭摩夫 有的地方她也應當挨罵……但是爲了這個——只有獎勵……英嘉，去罷！朋友，去罷！（退場。）

美娜 家庭方面的事情怎麼樣？一所沒有雲霧的樂園嗎？仍然游泳在歡樂中嗎？你不會浸死罷？

英嘉 我很快活。我似乎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她突然停止。）

美娜 但是……

英嘉 但是……是的，有幾個但是。不錯。有許多東西我就簡直不希望。

美娜 你這是什麼意思？尤其是什麼？

英嘉 以後，過些日子，我會告訴你……

（她向出口處走去。美娜示意地吹口哨。納孟瑟維狄西從門外看進來。）

納孟瑟維狄西 英嘉，你來嗎？

英嘉 是的。

納孟瑟維狄西 他怎樣地攻擊我！完全因為你的模特兒！

英嘉 這完全沒有意思——一定要證明美不是反革命的。相信我，這個工作非常需要健全的神經。

（蒂米特登場。他是陰沉而激怒。）

納孟瑟維狄西 我老把你當作一個女英雄。

英嘉 一本小說上的主人公嗎？

納孟瑟維狄西 不是……歌劇裏邊的。我們就說是伯蘭希露德罷。

英嘉 而你自己做那個腳色呢？做甘瑟嗎？

納孟瑟維狄西 哦，不！倒是要做茜格弗雷德。

英嘉 你不害怕嗎？

納孟瑟維狄西（戲弄地） 一個人怎麼知道？

蒂米特 聽着，你們倆……纏得夠可以了！你們做出這樣難堪的情形出來！你們不能再進一步了。

（一個停頓。英嘉訝異地舉起她的眉毛。）

美娜 蒂米特，你做什麼！

英嘉（猝然地） 羅曼，我們走罷。

蒂米特（對英嘉） 我要看看你。

英嘉 現在不成。我要到信託所去。

蒂米特 英嘉！

英嘉 什麼事？

蒂米特 你就不能夠給我一分鐘嗎？你甚至空出半個鐘頭——給其他的人……

英嘉 其他的人用不同的口氣對我說話。

蒂米特 我該對你用什麼口氣呢？到底，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我不是二個大學生。當你和你的父親在外國過活的時候，我的父親充軍到了西伯利亞。從七歲以來，我就沒有了家庭。有五年我住在小偷兒的窠裏頭。我沒有工夫學習不同的「口氣」。

納孟瑟維狄西 英嘉，我在我的辦公室裏頭等你。

（納孟瑟維狄西帶着沉思的威嚴離去，沒有睬蒂米特。）

英嘉 美娜，請你先去……讓我們在這兒耽一回。

美娜（忿然地） 哦，渾蛋！同樣的老套！（她跟到納孟瑟維狄西出去。）

英嘉 蒂米特，什麼事？為什麼發傻勁兒？又吃醋嗎？你看不慣我同另外的人說話嗎？

蒂米特 你對他說話不像你對另外的人說話那樣！

英嘉 你真不害臊！我尊敬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工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這就是了。你怎麼會覺得

這不對呢？

蒂米特 當然，我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我並沒有這樣的優點。

英嘉 蒂米特，為什麼說這樣的話？你不知道我所愛你的正是他所缺少的嗎？

蒂米特 而他所有的，正是我所缺少的！

英嘉 蒂米特，你真是下流，卑鄙！

蒂米特（注意地望着她） 你知道……格拉菲娜從來沒有這樣叫我痛苦過！

英嘉 我不是格拉菲娜。我以前做過一次格拉菲娜，現在我可要自由了！

蒂米特 歸根到底，我是明白的。我就沒有辦法叫我自己這樣想：你去同別人一塊罷。我知道你會

叫我做野蠻的，佔有的人，但是，我辦不到！我太愛你了！

英嘉 你以為這就是愛情嗎？這是野蠻！我比你更要純潔。我親自走到你的身邊，預備和你一塊，但

是你要用一根繩來把我縛住！

蒂米特 但是如果……

英嘉 如果什麼？

蒂米特 如果你要離開我……

英嘉 如果我要離開你，我會離開的。蒂米特，如果你老是這樣一付瘋頭癩腦的行爲，那我一定要

離開你。

(英嘉出去。蒂米特站住，膽震心驚地。梭摩夫登場。)

梭摩夫 呀，蒂米特喂！對啦，第三部貿易協會裏頭的事情進行得怎樣了？工作退步了嗎？

蒂米特 格里哥萊，工作進行得不好……一切的事情全不對啦！

梭摩夫(疑慮地) 什麼不對？

蒂米特 英嘉和我……一切的事情都要粉碎了。

梭摩夫 咄！別那麼樣地嚇服我！你就像一隻啄木鳥似的——老是在同樣的地方啄除了你的個

人的事情以外，你就不能想到任何事情了嗎？什麼時候你才會清醒呢？(蒂米特表示要走。)喂！

我難道沒有告訴過你是會這樣的嗎？我難道沒有說過嗎？你瞧，我澈底地知道你……知道你怎

樣和格拉菲娜在一塊過活，並且知道一切的事情！你以前過得很不錯，對不對？

蒂米特 舊事重提有什麼用處？我過得夠好的了。

梭摩夫 你是一個撒謊的人！

蒂米特 你說一個撒謊的人，這是什麼意思？

梭摩夫 你以前過得很壞，你簡直過得很不好！

蒂米特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梭摩夫 就是這樣！你會對她發生興趣嗎？你真知道她是怎麼生活的嗎？你會想過法子去幫助她嗎？你會想過法子把她提高到你自己的水平線上嗎？

蒂米特 我覺得我的腦袋裏邊，一切的事情都給顛倒過來了！格里哥萊，你相信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在打仗的時候沒有，在辦事的時候也沒有，像這樣地對不論什麼事情，都覺得討厭！從來沒有！你知道，我完全送在英嘉的手裏頭了。

梭摩夫 是的……是的……但是格拉菲娜怎麼樣？

蒂米特 整個的麻煩就在這兒，十一年……你不能用手指甲把那個抓掉！我認爲我和她在一塊已經慣了，或是什麼的……然後我們生下了瓦露迦。這樣一來，一切的事情都給完結了。然而，還和她們在一塊，意思是……是什麼把我自己活埋嗎？沉到泥沼裏頭去嗎？

梭摩夫 蒂米特，你只是想方法擺脫她們！我可以看出你只是想方法擺脫她們！你知道你正在說謊，你知道你並沒有盡力去做一切的事情把她提高到你的水平線上！我的朋友，把你自己因過失而受到的責任，放到別人的身上去，這是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以譏刺的口吻說。）我一



一定會長成的，你可知道你拖連着我……

蒂米特 假如事實是這樣呢？

梭摩夫 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你撒謊！你自己知道不是的。我的朋友，不要想法子用革命的必然的說話來掩飾你的弱點！

蒂米特 什麼弱點？

梭摩夫 你別對我隱瞞！我完全看透了！你愛慕虛榮！野心！一個光輪！胡說八道！你受人家的恭維。一個出名的父親！教育！繁華！熱鬧！歐洲！吸引你的是這些東西。

蒂米特 格里哥萊，你不用說了！野心與這個有什麼關係？我看重英嘉，你以為怎樣？她是我的一個同志。她了解每個字，每個思想。有好些事情是我們不能用語言表白的。你得明白。但是格拉菲娜呢？（他聳他的肩膀。）

梭摩夫 格拉菲娜！格拉菲娜！我們現在沒有談到格拉菲娜。你已經和格拉菲娜完結了。但是你，你是怎樣前進的？你現在是怎樣工作的？你，工廠委員會底主席，爲你自己個人的事件鬧笑話，這是一件有體面的事情嗎？友誼是一件事情，但是工作，我的朋友，是完全另外的事情。你在幹什麼？關

於速度，你讓英嘉獨自照她的意思做去。關於通風機，你讓英嘉獨自照她的意思做去。那件事情挨了五個月。但是通風機在那兒還有勞動保護底全部的事情呢？這是工作的方法嗎？你是在步萊柴霍夫的後塵嗎？

蒂米特（沮喪） 格里哥萊，讓我一個人好了。讓我一個人好了。

梭摩夫 你說『讓我一個人好了』是什麼意思？我在對你說正經話，你得聽！

（當格拉菲娜和娜絲狄亞從同樣的門登場時，蒂米特猝然地轉身而且向入口處走去。）

格拉菲娜 美娜同志……她不在這兒嗎？

梭摩夫 呀哈！她來了！真是說鬼有鬼！喂，今兒你甚麼都好嗎？（對蒂米特。）她不漂亮嗎？你怎麼說呢？再過一年她會做蘇維埃的代表！

（蒂米特沒有回答。他急切地而且歡樂地望住格拉菲娜）

格拉菲娜 格里哥萊，我的保護人，你老愛逗弄人家。你的會費怎麼樣？你叫你自己做孩子們的一

個朋友，可是你忘了付你的會費！

梭摩夫（戲弄地） 哦，不幸得很！我希望我把什麼事情全放在我的腦袋裏頭嗎？多少錢？是半年

的，還是……天爺呀！（他亂摸他的口袋。）我怎麼可以欠一年的會費呢？格里哥萊，你真不要臉！老衛兵呀，你真不要臉！這才是不名譽哪！

格拉菲娜 喂，蒂米特爲什麼你躲避我？三個月以來，我當面碰着你，這還是頭一次呢。我只在開會的時候看見你。你怕我問你要贍養費嗎？我告訴過你：就是你懇求我，我也不會拿的。瓦露迎和我，沒有這個錢，過得也很不錯……對啦，你怎麼樣？

蒂米特 爲什麼你這樣的說話？

格拉菲娜 哦，是的，不錯……蒂米特，你變得多神經質的了……我沒有，我沒有不錯！（對梭摩夫。）我爲娜絲狄亞的事情來的。格里哥萊，你知道我這是什麼意思？蘇芳正在大發脾氣，就不能把他平靜下去。

梭摩夫 喝醉了酒，打她嗎？

娜絲狄亞 他的手邊有什麼，就拿什麼打茶炊……椅子……我滿身全發黑啦，全發青啦！我還可以走路，這我才怪哪！

格拉菲娜 每個晚上都打沒有一個晚上不打！他放了工就到酒店裏頭去，當他十點鐘回到家裏

的時候（揮她的手）你最好叫那裏做救火會！

娜絲狄亞 屋子沒有坍下來才怪呢！

梭摩夫 爲什麼你們還給他維持體面呢？（暴躁地）哦……你們這些笨伯！把他拖到法庭去，不就拿倒！

格拉菲娜 我們今兒要把他拖到這兒來。得把他申斥一頓！

梭摩夫 把他帶到婦女委員會去。就這麼辦！美娜會把他拘押起來。

格拉菲娜 當然這麼辦好！讓一寸，他們就會進一丈！

梭摩夫（擦他的手） 噓噓，蒂米特！你聽見嗎？你看到我們在培養的是怎樣的女代表？（他抓住

格拉菲娜的肩膀並且很親愛地搖動她。）對啦，格拉菲娜！別給他們一寸！爲女權鬭爭！（對蒂米

特。）我的朋友，你看見千萬的女人怎樣地在起來嗎？不愛繁華，不愛吵鬧！但是真的力量是在她

們的身上！那麼，現在，娜絲狄亞，我們就辦嗎？我們到走廊裏頭找美娜去。趕快來！

娜絲狄亞 行。（腳踏——對格拉菲娜）我在外面等。

（梭摩夫和娜絲狄亞離去。）

蒂米特 你……現在……是多麼地不同了！

格拉菲娜 我有什麼不同？我還是和平常一樣——工作，收會費……事情並不多——一點兒小事，但是我也變得驕傲了。是的，驕傲。

蒂米特 就是你的眼睛也好像很不同了。

格拉菲娜 還有別的嗎？你的想像很不錯！

蒂米特 還有你的嘴……不知怎麼地……更堅決了。

格拉菲娜 哦，蒂米特，不要說罷！到底你想怎麼樣——把我當作一個石像似地看我一遍嗎？眼睛，嘴唇，爲什麼你不問一問瓦露迦？你有三個月沒有看見她了。你不高興問她嗎？

蒂米特 爲了瓦露迦，我有多少晚睡不着。你知道嗎？

格拉菲娜 哦，那當然！可是，你跑掉了爲什麼你要這樣呢？

蒂米特 如果我早知道結果這樣，也許，我不會走。

格拉菲娜（拿住他的手） 蒂米特，現在你很難受，是不是？

蒂米特（在一個短促的停頓以後） 以前同你一塊真是舒服。

格拉菲娜 你說什麼？可憐的孩子！我以為你不錯，快活……過一個新的生活！但是只瞧瞧你！

蒂米特 我掛念瓦露迦。就好像她用一個魚鉤把我拖住似的！

格拉菲娜 蒂米特，我好告訴你一些事情嗎？以前，我老崇拜你。你好像是很強大，很崇高！我怕你！我

真的這麼說！我是怎樣一個傻瓜！可是現在你突然變得很渺小了。我覺得可憐你。我想把你像瓦露迦似地壓在我的胸口上，而且唱歌唱得你睡着！

蒂米特（微笑） 不錯，你已經長成了！所以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格拉菲娜 長成了？爲什麼你不繼續長成呢？蒂米特，你一定要長成。你記得你說過我趕不上你，你會像拖一個千斤重的負擔似地拖住我走嗎？不對，蒂米特，我會趕上你！如果你不當心，我會把你拋在後面！我要了解人生，蒂米特。不僅了解……還要感覺到處人生在怎樣地展開，它的味兒是像……對啦……我還沒有學到怎麼說。（冷淡地笑。）我不能用連貫的語言把它告訴你。但是，蒂米特，只要給我時候。我們不僅趕得上你的無數的英嘉，並且我們還能超過她們！一步一步地，一針一針地，我們會把一切的東西縫起來！你知道，我們比她們更能忍耐，更有氣力。你知道我們的血更要熱一點兒……（她要擁抱他，但是他笑着避開她。）我現在勇敢起來了！我會把真理

告訴不論什麼人。不論我所想的是什麼？

蒂米特 上帝！格拉菲娜，我現在望住你——這是你，還是不是你呢？

格拉菲娜 是我，不錯，蒂米特。是我自己！

蒂米特 但是不對！這不能夠！這簡直好像不是你！

格拉菲娜 不是我也許你不錯……我是十分不同了。

蒂米特 格拉菲娜！（他走向她，伸出他的雙手。英嘉在門口現出，她在那兒突然地停住。有一個沉

默的場面。）

英嘉 美娜不在這兒嗎？（她慢慢地登場，用一個眼光估量格拉菲娜。格拉菲娜有一點兒瑟縮，但

是馬上堅定起來；她也估量英嘉。）你好呀？

格拉菲娜 黎賽同志，你好呀？

（她伸出她的手與英嘉。英嘉躊躇，然後同她握手。）

英嘉 你知道，我們已經廢除了握手禮了。

格拉菲娜 我請求你的原諒……這兒還沒有公佈出來。

英嘉 爲什麼你不工作？

蒂米特 這是吃中飯的時候。

英嘉（稍微窘困） 我覺得似乎阻礙……

蒂米特（遑急地） 爲什麼你會這樣的覺得呢？

英嘉 你們剛才正談得那樣的起勁……

蒂米特 對啦，怎麼樣？讓我們三個人在一塊兒來談一談。彼此逃避得可真夠了……這樣的吃醋！

英嘉 吃醋嗎？

蒂米特 怎樣一種聲調！

英嘉 現在這是我聲調！蒂米特，不要做得可笑了。這不是在陌生人的面前談話的題目。

格拉菲娜 請不要擔心我。我會走開的。（動身走。）

蒂米特 喂，格拉菲娜……

（蒂米特用他的手捉住她的手臂。格拉菲娜轉身而且突然地叫出。）

格拉菲娜 我們當中誰對他更是陌生的人？我給了蒂米特很多的東西，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不



能夠學我的樣兒。(她羞紅。)

英嘉 每個人給他所能給的。

蒂米特 這是怎樣一個結！三個人縛到一塊來了！英嘉，爲什麼我們沒有勇氣用一個新的方法去

安排事情呢？告訴我，爲什麼我們應當將她的不幸去換取我們的幸福呢？

格拉菲娜 蒂米特，不要多說了！你聽見嗎？

蒂米特 英嘉，你是一個新婦女！本來你就是我們裏邊的一個人。爲什麼我們應該把三個人分開

爲什麼分開誰得到好處呢？你嗎？她嗎？這究竟爲了什麼？

英嘉 蒂米特，你要什麼？我們三個人在一塊兒生活嗎？人家把我分一部份去，你都受不住，但是我

們女人把你分做幾部份，就受得住嗎？男子的永久的理論！

格拉菲娜 蒂米特，要我去做經理同志的大師父頭子嗎？不，謝謝你！

英嘉 你不必夢想罷！像這樣下去的念頭，是想也不該想的！

格拉菲娜 蒂米特，最好澈底把它解決一下，要就這樣，不然就那樣！你也弄得你自己痛苦。

英嘉（急燥地對蒂米特） 離開我罷！離開罷！你聽見嗎？我不再要這樣了！

蒂米特（差不多恨起來） 我不離開！你知道我不離開！你把我迷住了（他跑出去）

格拉菲娜（蒼白，用一個低微的聲音） 他怎樣地使他自己痛苦啊！

英嘉 我並不知道他是這麼樣的輕弱。

格拉菲娜 當他同我在一塊的時候，他不是這樣軟弱的！那時候他是一個戰士……

英嘉 他十分懷念他的女兒。

格拉菲娜 女兒不是他的——是我的！他拋下了我們，那麼他爲什麼該懷念她呢？用不着多久你

可以另外生一個。

英嘉（長久地看住她） 我不要生小孩兒。

格拉菲娜 你不要！（格拉菲娜的滿足突然地變成同情，差不多是憐恤。一種新的溫情似乎從這

兩個女人之間生出來了一回兒，但是立刻就消失了。雙方再把她們自己隱藏起來了）對啦，每

個人有他自己的煩惱……並且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歡樂。

（第一個少共跑進來）

第一個少共 格拉菲娜，你在這兒嗎？（有點窘困。）黎賽同志，你不來嗎？

英嘉 什麼事？

第一個少共 我們預備去申斥波狄可夫一頓！

格拉菲娜 經理同志，再會。（她出去，堅決而驕傲。）

第一個少共 你來嗎？

英嘉 是的，一回兒。

（第一個少共跑出去。）

英嘉長久地，沉思地望着空閒說：不成……這樣是不可能的！這反而妨礙工作。）

（幕落）

### 第十一景

（工廠的縫紉部底文化的『休息室。』兩塊黑板，一塊有紅色的框邊，其他的那塊有黑色的框邊。五年計劃底傳單，標語，社會主義競賽底指示者底圖表，收音機，書架，一個雜誌架，桌子和椅子。美娜坐在一張小桌子前。許多婦女工人們圍住波狄可夫和娜絲狄亞，美娜正在以裁判

長的資格審問着他們。)

波狄可夫 你要我怎麼樣？我告訴了你我不去。我在那兒沒有事情做。

美娜 你用不着做什麼。我們不過談話。

波狄可夫 我和你談話，一點沒有用處！我有事情辦。請你別耽擱我。吃中飯的時候只有半個鐘頭——不是整天。

(格拉菲娜登場，英嘉隨後跟住上。格拉菲娜走近娜絲狄亞並且把她的手放到娜絲狄亞的肩上。娜絲狄亞挨近她；她害怕。)

格拉菲娜 你的事情是在酒排間裏喝酒罷？

英嘉 美娜，這做什麼？

美娜 大致地審問一下，裁判一下。

波狄可夫 審問，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來問我，你是誰？你審判我而且我……誰會聽到過這樣的事？情麼，我不能打我的老婆嗎？你以為怎樣？——我是我自己家裏的主人呢，還是我不是呢？我老打她的，而現在忽然你說我不能打……哦，我把話全說了！你們也扼要地說吧！

美娜 不錯，不錯……我們會扼要地問你。別發火氣！

波狄可夫 假如我不對你說話呢？什麼裁判官裙帶威風！

英嘉 美娜，我現在到信託所去，也許我給他們留住。請你把我的關於婦女們的活動的報告放到

第二欄。別忘記。

美娜（專心地望住她和格拉菲娜，然後點頭）行……（氣憤地）他們沒有更好的事情做，所

以他們只是弄得彼此痛苦！

從羣衆裏來的呼聲 她忙……偷別的女人的丈夫……她還一心一意地記住她的模特兒……

如果她那樣地記住她的良心的話，那才叫不錯呢！

（英嘉突然地生氣，停住，找尋說話的人。一個緊張的沉默。）

美娜 那麼，去罷！

（英嘉出去，羣衆以敵意的眼光跟住她。當她在門後隱沒時，空氣變得更隨便了。）

從羣衆裏頭來的呼聲 他們是很會說話的人，不錯……活動份子——這就是他們……

美娜 不錯。我們有工作做。（她坐在桌子底邊緣上。）讓我們再從新開一開頭……他喝酒……

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從羣衆裏頭來的呼聲 對啦，怎麼樣？他是不是一個男子？

娜絲狄亞（爲格拉菲娜所激勵） 女同志們，他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喝！別人放了工回家，可是我

們家的大爺一直往酒排間跑。像一隻豬似地喝得爛醉以後，他覺得海洋也不過浸到他的膝蓋

那樣地深！裁判他罷，朋友們！這就是了！

格拉菲娜 他把樓上樓下吵得要命。什麼事情或是什麼人，他都不管。有人生病……有人睡覺……

……有人有小孩兒——在他全一樣嚷着叫着……噯，你爲什麼要嚷呢？

波狄可夫（爲局勢底嚴重所惱伏） 我沒有嚷呀……我唱歌。

娜絲狄亞 什麼歌！還不是咒咒罵罵嗎！

（突然地變得怕她自己的聲音，她藏在格拉菲娜的後面。）

波狄可夫 哦，你……

老女工 那麼，怎麼樣？他也許喝酒，他也許打她，但是他並沒有拋棄他的老婆！

波狄可夫 公民們，這是一個事實，我也許喝酒，而且我也許打架……

娜絲狄亞（哭泣）你只是一個流氓！

波狄可夫 不錯。但是我沒有做那種缺德的事。爲什麼把我扣在這兒呢？

美娜 這兒，這兒！你不是在你自己家裏！

格拉菲娜 你以爲你在那兒——在一所酒排間裏頭嗎？

波狄可夫 爲什麼你將一所酒排間來責備我？我從七歲以來就喝酒的。做我們這種工作的，還有別的事情好做嗎？如果你不喝酒，那麼你做什麼？我是用你的錢喝酒嗎？我花我自己的錢！你呾些什麼？同志們！你們不知道我的生活！我打了三年仗，背過各種的鎗——俄國鎗，德國鎗，和日本鎗！一個機關鎗的子彈打我的身上穿過去！我也許算是打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最好的戰士！現在各種無價值的東西……不值錢的女人來管行政的職務，冒充各種的突擊隊的隊員！但是我蘇芳還是在鋼鐵和測量下駝起他的背來，全年地出汗當洗澡！一切全是爲了人家！在我沒有鞋子而穿破布的時候……（他的聲音破了。娜絲狄亞憐憫地望到他而且開始哭泣。）最後，所有的潑婦全不許你開口！酒鬼！你打你的老婆！哦，你……我爲了這樣才去打仗嗎——爲女人們佔上風去打仗嗎？我難道要爲這個受責罰嗎？一個男子不會爲這樣的事情心痛嗎？（他環看，找

尋同情。)咄!你們裏邊沒有一個是人。只是女人!

美娜 這些話全是文不對題的。爲什麼你虐待你的老婆?

波狄可夫 虐待她這是誰告訴你的……她嗎?

格拉菲娜 對啦,不是這樣嗎?

波狄可夫 虐待她……我……我這一輩子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格拉菲娜 沒有做過——你這是什麼意思?

波狄可夫 打她——是的!我打的你怎能不打這樣一隻跳虱!但是虐待你以爲我是什麼——

個野蠻人——還是一個傻瓜?

娜絲狄亞 這個……是的,同志們,不錯。

(格拉菲娜以她的手肘觸她叫她不要出聲。)

波狄可夫 哦,你這不要臉的!我虐待你嗎?我有沒有

娜絲狄亞 沒有,蘇芳……你打我,這就是了。

美娜 但是這有什麼不同?我們要這樣地把它記下去。



(她在她的記事簿上寫。)

波狄可夫 你寫什麼？

美娜 不要緊。我們會給你。然後你會知道你的妻子和你一樣是一個人。

波狄可夫(突然地憤怒) 我要抓住這個人，抓住她的頭髮拖她回家去，給她吃一頓皮帶……

那麼她就不會來到這個人家料不到她會來的地方來她曉得告發她的丈夫……和婦女部拉

攏！(對娜絲狄亞) 回家去快！

娜絲狄亞 蘇芳……

波狄可夫 我說，走！你有十六年像一張桌子似地不開口了。然後你忽然像一隻山羊似地開始哞

哞叫起來！你會這樣的說話，我可要把你的頭扭斷它。

美娜 不要響！住嘴！不要說下去！

格拉菲娜 同志們……喂，你們瞧一瞧！他站在那兒！

波狄可夫 娜絲狄亞！你回去呢，還是一定要我再問你？

格拉菲娜 娜絲狄亞，不要去。如果你讓步，我決不再對你說話了！

波狄可夫 原來是這麼的！

娜絲狄亞 蘇芳……

格拉菲娜 娜絲狄亞，不要做一個傻瓜！

娜絲狄亞（懇求到會的女人們） 朋友們……四個孩子……

波狄可夫 那麼好了，這是開庭你可以提出一個訴訟！

格拉菲娜 我會提起的（微微地窘困）她會提起的！

波狄可夫 別伸進頭來這不是你的事情！

美娜 她會替她自己說話的。

格拉菲娜 娜絲狄亞，怎麼樣？

波狄可夫 什麼？難道你的舌頭斷了嗎？

娜絲狄亞 老天爺呀！蘇芳！我不願做什麼的！請原諒我……這些女人鼓動我的。

格拉菲娜 娜絲狄亞！你說什麼？

美娜 同你合辦一件事情才叫倒楣呢！你不是女人……魔鬼才知道你是什麼！就像蒼蠅紙上的

蒼蠅似的！

娜絲狄亞 格拉菲娜，你別生我的氣！以前我鼓勵你沒有一些結果。我以為會有什麼結果的……你們自己也可以知道……我不能和這個騙子對抗。他可以任意叫我對他低頭！他把我的什麼東西都給榨去了。和他在一塊兒生活，比判決去做苦工還要壞！但是我一個人和這些孩子們上那兒去呢？你們這些青年是自由的。如果你們不在這兒，你們可以在那兒。但是我……我覺得我會這樣在燙斗下死去似的！（她哭泣。）

美娜 哦，你真笨！我們會給他看一看……

格拉菲娜（插言） 我們……（突然地窘困起來。）我們要削減他的威風。我們要把全付精神來對付這件事情。

波狄可夫 這樣的話可夠了……削減……你沒有挨過打嗎？

美娜 所以你在耀武揚威起來嗎？你知道你住在那兒？

波狄可夫 那兒……你這是什麼意思？每個人都知道。第五號住宅！

美娜 你在什麼國度裏頭？你想壓迫誰？你完全太無恥了。

第一個少共 我說他是一個怠工者？

呼聲 打倒他！……把他趕出去！……趕出去！……他破壞一切的事情！……他妨害社會主義的競

賽！……這魔鬼的微菌毒菌……

第二個少共 把他寫在黑板上！

呼聲 寫在黑板上！寫在黑板上！

第一個少共 寫罷！

（她把波狄可夫底名字寫在有黑框的黑板上。）

美娜 我要在法庭上給他一個教訓，你們相信我會辦到就是了。現在散會罷。

（她收集她的公文而且出去。女工們圍住波狄可夫並且把他擠到基角裏去。）

格拉菲娜（對波狄可夫） 爲什麼你笑我們女人？……爲什麼你做什麼冷笑？你把一個人的生

命喝乾了，現在你卻把這個來誇耀了！顯然你此外沒有什麼好誇耀的了！挨過打！我們還沒有挨

過打呢！你看我們比舊襪子還糟！至少你關心一隻舊襪子。但是一個女人可以毒死她自己或是

把她自己撕成兩塊——這不是你的事情！聽着，女人們！我在特別地對你們說話。路在我們面前

已經明顯了。同志們，我的說話是不是有意義？我們要反對一切妨礙一個更好的生活的任何事情。反對茶壺——反對洗衣盆，並且反對像這樣的白癡似的男人！我們會把你們掃清書上所寫的一切，法律所說的一切——我們要爲這一切而鬪爭！爲了這個鬪爭我們變得夠苦的了。你不會把我們趕回到我們的基角裏頭去！（鈴響。每個人起身。女人們嚷着並且嘯波狄可夫，他跑出去，她們跟住他，女工們坐上她們的位置。）像你這樣的男子是在過着他們的末日了！每天，機器上的每針是你的致命傷。你是注定要遭劫的！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也就是你完結的時候！

（喧嘩，唱歌，鼓掌，叫喊。縫紉部繼續工作。）

（幕落）

## 第四幕

### 第十二景

（工廠的副經理，萊柴霍夫同志底辦公室。這是很簡單的而且是有條理的；一隻紙夾，書桌，椅

子，圖表，照片。靠近一張小桌子，把它的背對住觀衆而且對住左門，坐着一座人體模型底影像，穿着一件新模特兒的衣裳。沒有人，在房裏。

魏郎妮卡從門外伸進她的頭來。

魏郎妮卡 我可以進來嗎？（她登場。）這兒沒有人！（看見人體像。）對不起，你告訴我在那兒我可以找到萊柴霍夫同志？（一個停頓。）我對不起。（在一個停頓以後她小心地走近人體模型去。）小姐，你……（她摸到它的肩膀。）哦……（她深看面部而且跳回去。）老天呀，嚇死我啦！（她含羞地把她的手指放到她的嘴唇上去並且傾聽。然後她很快地坐在在桌子底其他的那邊的椅子上去，並且裝作一付僵硬的姿態。她聽到沉重的脚步声。萊柴霍夫登場，他陰鬱而衣着不整。看着兩個精美的女人的影像，他停止一刻兒。顯然地感到興趣，他趨近它們並且深看那人體模型底面孔。嚇呆了的他，憤怒地，把人體模型底頭扭過去，並且沒有任何預防地，向魏郎妮卡身邊走近一步並且同樣地想把她的頭扭過去。）哦，多麼無禮呀！

萊柴霍夫 哦，對不起……是你！

魏郎妮卡 伊賴脫，你做什麼？（她看到人體模型底反轉的頭。）老天呀，你把她怎麼辦的？

萊柴霍夫 誰把這個東西拿到這兒來的？誰這是英嘉的玩意兒，那個天收的（他兇猛地揪鈴）  
我也把你當作一個模特兒了。

魏郎妮卡 謝謝你……你簡直了不起！原來這就是那個出名的模特兒！（她考察而且摸捻人體模型的衣裳。）我正是來問你是否我該來考察這個模特兒的……你知道，照我看，這東西缺少真正的舊文化。這模特兒是從那兒來的？現在誰要一件真正的衣裳？我們在那兒去穿這樣的衣裳？誰去賞識它？（夢想地。）法蘭西！天呀！……那兒有許多沙龍，狂歡節，煙火，漂亮的咖啡店……這就是我所說真正的革命！但是我們有什麼？一切的東西都是這樣灰色的，這樣暗淡的！沒有熱狂的時候，沒有熱狂的人！

萊柴霍夫 原諒我……你知道，我……我整夜都沒有睡……我一直做到現在。（他坐在他的書桌子前面並且搜尋他的文書。）

魏郎妮卡 別擔心，我就走。（她再考察模特兒。）你知道，到底，這條線是很美麗的。但是這兒我得要來一點兒不同的東西。（指示着。）我要把它引上這兒……而且這兒……

萊柴霍夫（舉起他的頭來） 那是什麼？

魏郎妮卡 瞧……這樣……而且……

萊柴霍夫 哦，不對！在外國他們完全兩樣地做法。

魏郎妮卡 怎麼樣？（她賣俏地走近他。）

萊柴霍夫 譬如說……對啦，從這兒，而且……（他在魏郎妮卡的衣服上指示。）

魏郎妮卡 哦，哦！伊賴脫！我癢極了！停住罷！你太不客氣了！

萊柴霍夫 哦，我沒有做什麼。我不過想指給你看。

魏郎妮卡 你真可惡！你知道，對於你是無產階級者的這個事實，我特別感到興奮。對啦，你可以指

給我看……從那兒……只是，你別弄得我癢！

（納孟瑟維狄西登場並且注視正在進行的一切。萊柴霍夫暗示地指示。）

萊柴霍夫 從……這兒……

魏郎妮卡 是的嗎？還有呢？

萊柴霍夫 還有……

魏郎妮卡 還有呢……對啦，再下去，再下去……



萊柴霍夫 還有……

納孟瑟維狄西 還有那兒呢？（沉默）

魏郎妮卡 哦，我在這兒，羅曼！

（帶着默笑地，她走近納孟瑟維狄西；他不注意她。）

納孟瑟維狄西 喂，我得說，伊賴脫……

萊柴霍夫 羅曼……

納孟瑟維狄西 我嚇了一跳……老實說，當然，魏郎妮卡並不怎樣年青……

魏郎妮卡 你真無理！羅……

納孟瑟維狄西（仍然對萊柴霍夫說） 你的無產階級的美底觀念在那兒？無論你怎麼看法，她

的脚既沒有帶什麼勞動的氣味，她的手也沒有，除了一個修手指甲的人的勞動的氣味……

萊柴霍夫 羅曼……

納孟瑟維狄西 比較地說來，但是沒有這麼許多的縐紋……

魏郎妮卡（頓她的脚） 你這刻薄鬼！你這不講理的無賴！你這痞子！我恨你！你聽見嗎？我將對你

不現實！我得到的！

納孟瑟維狄西 我對你的不守規矩，老早就不在我的心上了，到現在至少有十年了。

萊柴霍夫 羅曼，天知道，你誤會了！

魏郎妮卡 你有什麼權利利用這樣的方法對待你的合法的妻子？任何過路的生人可以侮辱我，可以提起猥褻的提議，可以強姦我……

萊柴霍夫 魏郎妮卡，這不免說得太過份了！

納孟瑟維狄西 魏郎妮卡，你走罷。我有很多的事情要辦。

魏郎妮卡 不成，你敢趕我走！你敢這樣對待我！爲什麼你不給我一些社會的工作做？爲什麼我難道比你的英嘉笨嗎？哈哈！我像她一樣的是社會底一份子！一個同性的女子！我預備替我自己去

買一本政治入門！我要用心讀熟它！我要記住一切你們的手法，而且我就要學英嘉的樣！我會的！

我會的！我會的！然後你會來追求我，你這無賴！

納孟瑟維狄西 我的天使，你聽住，我請求你……回家去罷！

魏郎妮卡 得了罷！老這麼一套！一套這麼老，你別管束我！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回去（她向退場）

處走去；從門檻邊叫喊。）懦夫（對萊柴霍夫）而你是愚鈍的……癡狂的……無論如何，我輕蔑你（她出去。）

納孟瑟維狄西 伊賴脫，我要對你說一說正經話。

萊柴霍夫 羅曼，我……我……你知道嗎？我說的是老實話！

納孟瑟維狄西 我一定要明白而確定地知道……你有自來火沒有？

萊柴霍夫 囉……你拿去罷！你不要一枝雪茄（他拿出一盒德國雪茄）最好的質料……

「亞爾哈巴」試一枝看！

納孟瑟維狄西（劃着一枝雪茄）真討厭。

萊柴霍夫 我對你說老實話……

納孟瑟維狄西 我們一定要最後地決定一下……什麼時候我們去把搬運機拏進來？

萊柴霍夫 搬運機！我以為你在說你的太太！

納孟瑟維狄西（放下雪茄）你又提起這個不相干的傢伙來了！你就不知道怎樣買東西……

我的老婆……對啦，你知道，我們彼此是這麼地神經過敏甚至……無論如何，這是她自己的事。

……你聽，這就是我所要對你說的話……你瞧，英嘉叫我把計劃重新全盤整頓一下！什麼事情都一團糟！像託兒所，酒館子，檢查室，諸如此類的事情……魔鬼知道另外還有什麼！我就弄得法無頭緒！如果你要我建設社會主義，那麼你就不要攔阻我，你們這些天收的給我一個機會用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樣式去展開來！

萊柴霍夫 羅曼，你用不着對我宣傳。我懂得你。你的心底也許說我自己是一個工程師。哦，如果你有你這樣的學問的話我會創造……哦，魔鬼知道什麼！

納孟瑟維狄西 讓我們交換。把你的無產階級的出身和黨證給我，你可以把我的學識拿去還有，如果你喜歡的話，把魏郎妮卡也一道拿去。

萊柴霍夫 還有魏郎妮卡！喂，你知道，這明明白白是怠工！

(幕落)

第十三景

(工廠經理的辦公室，和第四景相同。英嘉坐在她的書桌前，在書桌底一隻角上，美娜坐着納

孟瑟維狄西，很有禮貌地站在傍邊。）

英嘉 羅曼，計劃的修改進行得怎麼樣了？我今兒來向你要過它們的。已經來這兒向你要過了。

納孟瑟維狄西 你瞧……

英嘉 什麼！你還沒有把它們弄好嗎？你知道，我問過你的呀！

納孟瑟維狄西 英嘉，我要求你了解我的辯論底內容。

英嘉 我通看過了。你的辯論不會叫我信服的。

納孟瑟維狄西 但是，請原諒我，真沒有地方作託兒所。況且，你要什麼——我不知道什麼——什

麼！  
廢鴿房！

英嘉 不要瞎說！沒有說過什麼鴿房！但是託兒所非有不可而且一定會有！

納孟瑟維狄西 但是你一定要承認，你不能爲了要使美娜同志快活起見，而把搬運機底整個的

計劃破壞！

英嘉 你能！

美娜 對啦！

納孟瑟維狄西 英嘉……你是屬於好作辭論的女性底階級。如果你原諒我的話，在工作以後，好作辭論是很有意思的，但是當到工作的時候……

英嘉 納孟瑟維狄西同志，請你不要爲了教我怎麼樣，教我什麼時候應該行動而叫你自己煩惱罷！不用你幫忙，我知道它。

納孟瑟維狄西 但是你知道沒有放機器的地方嗎？到底，這是一個工廠而不是一所保護母親和兒童的建築。

美娜 這是一個蘇維埃的工廠，那兒工人們是主人。這是很難懂得的嗎？是不是？

英嘉 我會給機器找一個地方！這不就成了嗎！

納孟瑟維狄西 那麼，原諒我罷……也許我在這兒是多事。

英嘉 納孟瑟維狄西同志，別裝傻罷！我不能因爲你不要爲一個新更改的計劃工作，我就節省女工們絕對必要的東西。我已經爲託兒所籌備好了一筆款子。

納孟瑟維狄西 我什麼都不明白！我承認我的小資產階級的缺點。不到你自己把搬運機能夠放到那兒的這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不會開始計劃的。

英嘉 我已經告訴你十二次了。說得可夠了！讓我們工作罷！

美娜 納孟瑟維狄西同志，你不會擺脫掉的！你在幹一樁虧本的買賣。如果必需的話，我要咬掉你的腦袋去辦那些託兒所！

納孟瑟維狄西 我的天爺呀！但是到底，你還沒有親生的小孩。

美娜 還沒有。

（她退場並且在門口撞到萊柴霍夫電話響。）

英嘉（在電話處） 是的……喂，杜巴夫……每季的賬目嗎……預備好了……第三班我們至少需要一千個工人……我們上那兒找他們去？真的，沒有失業的人……我們非用一些辦公室的工人不可。對啦，打字生……我們要找他們，我們怎麼辦……當然……五月一號起我們一定要做七個鐘頭工，不管什麼代價……我會到地方委員會去……不錯。

（當到電話談話的時候，一個送信的帶着一宗公文登場。所有這個時候，納孟瑟維狄西有意義地對萊柴霍夫閃眼。萊柴霍夫回答地點頭。英嘉放下耳機，從送信的人拿取公文，並且在紙上簽字。）

英嘉 請從第三部派一個人到這兒來。(送信的人點頭並且出去。)羅曼，你看他們怎樣催逼我？

我最後要求你在兩天以內把所有你的預算給我。我不忍再拖延下去，我可忍受不了。

納孟瑟維狄西 伊賴脫也有幾個反對的意見。

萊柴霍夫 我以為這是空想！

英嘉 空想，你這是什麼意思？

萊柴霍夫 當然！我們會把許多的錢花到託兒所，以及通風機上面去，那麼我們非把主要的建築減少不可。

英嘉 主要的建築一定要和工人們底利益有關。

萊柴霍夫 哦，原來是這麼的！當然，我明白……

英嘉 你明白什麼？

萊柴霍夫 就是那個各方面正在紛紛說起的。

英嘉 伊賴脫，我要求你說話不要曲曲折折。我討厭這樣。

萊柴霍夫 這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我做了工廠委員會底主席，而且蒂米特擔認我的位置的



話，那一切的事情剛相反！

（他點着一枝香煙並且把舶來品的香煙盒子憤怒地砰然關起。蒂米特登場，停止，而且傾聽。

納孟瑟維狄西想衝出去。）

納孟瑟維狄西 好罷，你決定……我回頭到裏面來看一看……

（納孟瑟維狄西很快地出去，回頭望着英嘉。）

蒂米特 你說什麼？又是同樣的事情嗎？

萊柴霍夫（對蒂米特） 好啦，好啦（對英嘉）我在兩位老闆面前低頭沒有空氣而且沒有託

兒所，你們就以爲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們老是沒有燈工作

英嘉 如果你再一次敢這麼說，我可要把你從這兒攆出去……

萊柴霍夫 噤嘴噤嘴！當心你自己不要給攆走了。

英嘉 你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你在一個地方才叫討厭呢！你完全墮落了！

萊柴霍夫 墮落了！我們將來看監察委員會怎樣說到你！我墮落了，我墮落了嗎？

（梭摩夫登場。）

梭摩夫 伊賴脫，那個塗脂抹粉的傻瓜在辦公室裏頭說什麼？

萊柴霍夫 那一個？

梭摩夫 魏郎妮卡。她在放大她的嗓子叫着說，你在辦公室裏強姦了她……或是有那麼一手的事情。

萊柴霍夫 我……她……我……是了！哦，格里哥萊，我找不到話來說這樣的……我說什麼呢？

……對啦，當上帝的面……在我的胸口上劃十字！

（他狂怒地在他的胸口上劃十字，梭摩夫嘲弄地看住他，可是他，窘困，停止。）

梭摩夫 伊賴脫，我會明白這件事情的底細的。當然我會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的結果會不好的。

萊柴霍夫（指住蒂米特和英嘉） 看一看他們！這是顯然的。不會有好結果的。（他走出去。）

梭摩夫 什麼事？

英嘉 我坦白地提出這個問題的要點：要就是他，不然就是我！我討厭吵嘴了。

梭摩夫 我明白了，又是老套……對啦，英嘉，當我們討論的時候，我會這樣說：既不是他也不是你應該再在這兒——這不就成了嗎！

蒂米特 你怎麼能把他們放在一塊比較？不論你怎麼看他，他都是一個流氓，況且這是個人的事件。

梭摩夫 沒有個人的事件！對於我們每件事情有社會的意義。我們時常為大眾所注意。我們給他們做榜樣。千萬隻眼睛在注視着我們。你說個人的是什麼意思？

英嘉 沒有個人的事情。你不錯。

梭摩夫 我高興聽到這樣說。你不是萊柴霍夫。你知道你所說的。（他出去。）

蒂米特 你贊成他嗎？

英嘉 而你呢？你不嗎？

蒂米特 讓我們把這題目丟開罷。這會使我們走得太遠了。

英嘉 讓我們把這個話留到晚上談好了。你看出個人的事情怎樣妨礙有社會的意義的事情嗎？

蒂米特 我們不要多說了，並且忘記我們是丈夫和妻子。

英嘉 你為什麼要看我？

蒂米特 什麼時候我們去修理通風機？

英嘉 我告訴過你我就要去看一看預算。

蒂米特 在褲子部，溫度是攝氏寒暑表二十五度。工人們全出汗。這意思就是說容易感冒……也損失時候！你知道我們每天寫多少病院證？我不想再等了！那些青年們全追着我。他們不錯把這整個的糾紛移交到勞工會去，這是要趕緊辦的。你厭倦看別人板面孔。你不以為我厭倦別人時常向我提起我們的戀愛事件嗎？

英嘉 你又在談個人的事件了！

蒂米特 只有魔鬼才能說出來什麼是個人的和什麼不是個人的！

英嘉 我們要在將來的三個月以內修理通風機。這是我的最後的決定。

蒂米特 這不可能！

英嘉 爲了個人的理由嗎？

蒂米特 不，你才有個人的理由！

英嘉 這是沒有的事。

蒂米特 不是因爲任何人的理由，我客觀地宣佈說我不能讓步。爲什麼吵嗎？個人的理由與這有

什麼相干？我們都是共產黨黨員！

英嘉 當然也是客觀地，也不是因為任何個人的理由，我說問題是決定了。你可以向局裏頭提起訴訟。

蒂米特 英嘉！你在嘲笑我！

英嘉 沒有。但是我討厭一切這個永久的糊塗。我們在懷疑彼此，並且懷疑比我們倆更大的一切的事情。我最後把這問題當作哀的美敦書似地提出：要就是你不要干涉我的工作，拋開你的胡思亂想，或者就是……

蒂米特 或者什麼？

英嘉 或者一切完結。我不許可任何人把我的意志綁住！如果你繼續這麼辦，我會推翻一切的事情……

蒂米特 英嘉（他想拿住她的手。）你不會用任何哀的美敦書把我分開的。

英嘉 蒂米特，這不是傷感的時候。我在說正經話。一切的胡思亂想都有一個限制。

蒂米特 我不能對你讓步！

英嘉 你希望我怎麼辦——犧牲我所知道的，我的責任，我的工作麼？你說什麼？

蒂米特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完結嗎？

英嘉 如果你這樣說話，那我只能夠做一件事情：走罷。我不能在我的工作和你之間有選擇的。

蒂米特 這是你的最後的回答嗎？

英嘉 我照我說過的做。

（蒂米特用他的手掩住他的面孔。她走近他，撫摸他的頭髮。他軟弱得不能說話，把她的手掃開。）

蒂米特 原來你就是這麼愛我的！

英嘉 我不信你會知道我怎樣地愛你，並且離開你我有怎樣的損失。

蒂米特 離開……

英嘉 是的。一個人一定要能夠認識一個人的錯誤。當我從格拉菲娜的手裏把你奪走的時候，我是錯的。我本沒有權力，沒有道德的權力這麼做。我本不應當失掉我的自制力而讓它支配我的理性。

蒂米特 英嘉，這個倒霉的結！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你是這樣的……不對！我怎麼說呢？我和你發生戀愛就因爲你是你。

英嘉 蒂米特，讓我們像這樣地完結罷……與其達到結冤家的、痛苦的地步，還是這樣倒好。你需要一個朋友，一個老婆。可是我……不管你對我怎樣親愛……我只能做一個同志。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老婆……不是一個次位的絃琴家……不是一個『朋友』，我和你一樣地掙扎過。我殺過人。我是一個戰士，就像你一樣……當你換個樣子走近我的時候，這在我是很難的。你得好好地明白。（他捏緊她的手。）起來。如果有人進來，你會覺得難爲情的。（他沒有放鬆她的手。她突然地斜靠在他身上。）你不能改變這個……你振作起來罷……（有一個敲門的聲音。）誰在那兒？（格拉菲娜登場。）你要什麼？

格拉菲娜（惶恐地望住她） 你打發人去……我從第三部來的……

英嘉 哦，是的……把這個帶到那兒去。

（英嘉走到她的桌子前，給格拉菲娜幾封公文。）

格拉菲娜 很好，黎賽同志。（她拿着公文，但是她沒有動。英嘉從桌子上面拿着其他的公文並且

出去，一個停頓。）蒂米特，你做什麼？

蒂米特 好像有人從我的心裏頭把一個什麼東西撕下來了似的……我們不再在一塊了。

格拉菲娜（興奮地屏息着她的氣息）不在一塊兒了嗎？

蒂米特 同她在一塊悶死了。她壓迫我。

格拉菲娜 你還是愛她……

蒂米特 就這件事情，我受不住。你就不能給她找到一個對手……像她那樣的一個女子……哦，

我希望我能連根把它拔出去，那麼一切的事可以像以前一樣了！

格拉菲娜 像以前一樣，蒂米特，這是不會的了。

蒂米特 現在你也對我演起說來了！

格拉菲娜 喂，你以為我是什麼？一個實足的傻瓜嗎？不是的，蒂米特同志。我以前是沒有數字的眼。

但是現在……現在這是一個不同的說法了。河水不往倒流的，我也不會和以前那樣的了。要我

把真理告訴你嗎？我以前再三地希望你會回到我的身邊來。我只是想那個（她垂低她的眼睛。）

以前那些晚上，蒂米特，我老是和你一塊……也許我所以能繼續活下去，而且忍受所有的苦工



就爲了這同樣的理由。現在那個時候過去了——可是我不知道是否我快活！情形是這樣的：如果你同我一塊，這是不錯的；如果你不同我一塊——對啦，有什麼要緊呢？我有我自己的路走。我將不允許任何人……甚至不允許你……妨礙我！

蒂米特 也許……你另外找到了什麼人了……

格拉菲娜 假如我有呢？怎麼樣？瞧一瞧你，你要把一切的事情弄得像從前一樣。不成，蒂米特有這些女人也喜歡迎這樣的機會，但是我……也許我笨，長得不够合你的標準……但是那樣地和男子們混在一塊——我不能！我沒有心肝這樣辦。

（英嘉登場，內心激動但是外表沉靜，美娜同她一塊。）

英嘉 你還在這兒嗎？我告訴過你……

格拉菲娜 黎賽同志……請原諒我……我只有句話對你說……如果你剛巧以爲我和蒂米特有任何事情要辦……

英嘉 夠了！這不是談這樣的話的地方！

格拉菲娜 請原諒我。（她向門邊走去。）

英嘉 格拉菲娜同志，我有好些話告訴你。（她突然地很快走近格拉菲娜。）現在不過兩句話：

……不要認爲我是你的仇人。在我是非常痛苦的……我把不幸帶來給你。

格拉菲娜 黎賽同志，我不惋惜我的眼淚。我因眼淚看透人生。當然，這是痛苦的。關於這個是不用懷疑的……你看見我的灰色的鬢腳嗎？（她指着鬢腳。）但是現在……如果你能看到我的心的話，你在那兒找不到反對你的感情。

（她走近英嘉，伸出她的手。有一刻兒遲疑。深看着她的眼睛，英嘉突然地攥住她的手。衝動地，她們擁抱而且親吻。）

美娜 你們是兩個傻瓜，這就是了！想一想看人家也許以爲你們解決了世界的問題！你們大家可以在一塊兒生活……

英嘉 美娜，你不能在這個時候調皮一點嗎？

格拉菲娜 如果你要這樣生活的話，你可以這樣地生活，但是我們辦不到！（她出去。）

美娜 當然我照我自己的方法生活！我不預備問你！

英嘉 美娜！

美娜 哦，滾罷！

蒂米特 一切的事情都在發生錯誤！這是怎麼的？

英嘉 你一點東西也沒有學到。

蒂米特 我學到了。美娜，你明白嗎？我到過一切的地方，我和外來的干涉者……馬克羅……波蘭都打過仗……我精通工人們的技能……做過巨大的工作。一切的事情進行得不錯。但是這兒，她們使我……完全完結了，天把你們這班女人全給收去罷！（他出去。）

（有一個長久的停頓。英嘉站住，沉默地朝她的前面看。）

英嘉 又是一個瘡疤！

美娜 你應得的報應！不要建造空中的樓閣罷！

英嘉 美娜，你不能明白嗎？我不僅是一個戰士……我要從人生裏邊取得一切的東西！

美娜（吹口哨） 烏托邦！

英嘉 這妨礙……但是到底，美娜，梭摩夫那老傢伙真是不錯。你知道現在一切的事情變得那麼容易了，因為我再為我自己做人我覺得我是多麼地快活！我完全自由了——自由為黨，自由去

作猛烈的鬭爭！（她拿起電話。）給我接梭摩夫……老朋友，是你嗎？恭賀我罷！你的教訓已經實行了……你明白嗎？你真聰明……還是妨礙建設的各種事情……外面的，表面的，個人的，一般的各種事情都給掃除了！情感也給動員了！哦，你知道這個不是容易的！但是無論怎樣，英嘉黎賽底個人的生活不再會給你麻煩了！

（幕落）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三十八年七月再版

英嘉姑娘

實價國幣

外埠附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蘇聯安那托·葛黎保夫  
譯者 芳信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2. 35